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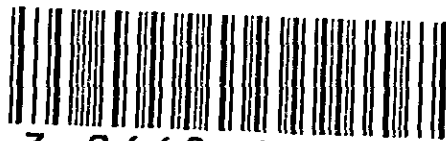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九十九編

義俠小說

雙鴛侶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675 8

分訂  
六册

明 季 稗 史 初 編

定價  
六角

此書原名明季稗

史彙編都凡十六

種共二十七卷專

紀載明季時事詳

悉靡遺且是書久

已膾炙人口

本館特取原書精

校加圈付諸鉛

印與他坊本大不

相同購閱諸君諒

必極意歡迎也

分訂  
三册

明 季 稗 史 續 編

定價  
四角

是書凡六種(一)明季遺聞

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以

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

季實錄 專採弘光維事及

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

(三)蜀難敘略 敘張獻忠陷

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

福王之立敘述南都擁立

孱主儉安及文武水火事(五)

東林事略(六)東林紀

事本末 皆痛論黨禍始末

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

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 雙鴛侶

## 第一章

辟立姆洛史曰。凡人負室家之責任。欲調治中式。其困心衡慮。較之無室家而徒奮民籍者。蓋萬萬也。余未娶時。已具此見。故擇妻綦苛。經年許。始有室。余妻之陳也。服式樸靜。弗禦麗都。性質溫和。學術優美。戚里婦女。實無其侶。能讀各種書。解大意。調製烹飪之事。能擅其長。操持內外。出納衡量。不能贏餘。而動中法度。伉儷之間。唱隨相得。年事漸增。情意益密。故厲色諍聲。終歲弗遇。

余家四達之鄉。居巨廈。鄰人咸臧淑。相與往來無間時。里中有勝事。余家必與俱。蓋酬酢扶持。余所好也。居恆與妻子圍坐一室。互究人生風紀之要。終歲無煩擾。無勞悴。而四時風景。物換星移。靜觀默審。至有生趣。所居臨康衢。游人過。往往乞休憩。既入。雖不識者。必供以家釀之枇杷酒。釀法既精。味至醇美。一時佳釀之名聞遠近。蓋余素嗜酒。精究製法。著有酒譜。饗之友人。而深得許可者。

性既好客。戚族又多。不招而來者。座常滿。樽常盈也。迨後。稍有介繫者。亦進。於是瞽者。跛者。殘體者。雜而陳。余初惡其濫。余妻曰。榮萎無常。既有介繫。終爲一本。羣之無傷也。余深韙之。願貧者進。則富者退。由是座中人。富少而貧多。余以爲與其接富。無甯納貧。余視貧者之顏色。如世人悅鬱金香之艷。山蝴蝶之翼。若具本性。且能辨其憂戚之深淺。顧此風旣熾。凡素行狂僻。及諸所不欲接之徒。亦因緣而進。旣醉且飽。施施然去。於其去也。余或贈以衣。或惠以履。或假以賤值之馬。送及門。握手別。厚其望。所以冀其不復來擾也。逐客之令不加。而余之室。乃漸復雅趣。舍旁有果園。學童過。恣食之。且狼藉。已成之餅食。多被兒童及狸奴殘毀。里中之少年。聞余宣教。恣意訕辱。余妻入禮堂。鄉婦惡其文。加橫逆。諸所拂戾。時或相遭。余夫婦一以順受之。不加駁。且誘掖焉。無幾時。凡反對者。率馴伏。而遇余咸存禮意。如是者。歷有年。余於此頗臻樂境。以爲拂逆之來。特上帝設施。將動余心。忍余性。增益余所不能也。

余所生者。子四人。女二人。長子名喬奇。次毛習史。次笛楷。次盤爾。長女名娃禮維亞。

次沙灰。各視其年。施相當之教育。而深戒柔靡萎弱之氣。故四子皆氣宇軒昂。體質堅韌。二女意態修整。若瑞玉明花。嘗圍坐。相其品。皆有可愛。昔亨利第二。伐德意志。勝而歸。羣臣載寶而朝。獨伯爵愛朋司褒。攜其子三十二人朝於王。曰。臣無所獲。敬以已有之國寶。貢於王。卽三十二子是也。余嘗羨其事。而環視所生。烏知不及古人。則又欣欣然以爲余暮年將有恃也。余妻愛子。視余尤甚。賓友來訪者。率媚之曰。羣公子珠明玉潤。奕奕動人。皆國瑞也。余妻聞媚。喜動眉宇。曰。是天之厚我家。以育此也。且命諸子舉首面客。以示承媚者之不虛。用資娛樂。

註禮維亞時年十八。端莊流麗。望之若畫中神女。性靈敏。稍習卽似。喜交接。應物無滯。然華而少實。心無決擇。易受人愚。沙灰致度淵靜。質樸少文。勤習而不紛。有所好。必專一。以致其誠。故寵辱不能動其志。二女性質。判然不同。雖勉相效。亦弗似也。余戚時。得娃禮維亞之媚態。鬱意卽解。喜時。見沙灰之莊相。樂不敢極。喬奇高華典贍。肄業於奧司泐夫大學校。余以文學士期之。毛習史遇事能精核。習於世務。可以成商

家巨子。若五子六子年猶稚。未能定其趣向。綜言之。子女之品性。各不相同。而坦直誠實。則一致也。

## 第二章

余妻綜理家政而事以治。余則提倡家庭及社會教育之精意。以按年所餘三十五金鎊。悉用之以調本鄉牧師所轄地內之孤寡。余既不勤於生計。又不欲以牧師圖名利。將羨餘以行所好。分亦當爲。名利非所計也。平時遇有室者。勉以儉約。無室者。勸之娶妻。行之數年。鄉人爲之語曰。活克斐特（余所居地）有三特色。謂牧師無聲勢。酒肆無沽客。不及年者無家室。

凡人無室家之好者。如不膏之燈。生趣蕭索。故余之勸娶妻。意尤殷渥。然深惡爲牧師者。妻死重娶之制。以爲大背夫婦相與之法律。惠司敦所倡一夫一婦之說。生平最爲服膺。潛浸既久。乃廣其義。發印以贈友人。而信者甚鮮。且有笑余爲無丈夫氣者。當惠司敦時。妻死重娶之風。甚熾。惠氏欲風世。妻死。表其墓曰。惠司敦獨一之妻。

之墓。余既師其人。妻雖未死。預選佳石。做惠氏所爲。刊定碑文。置之接應室之爐架間。不但具醒世之苦心。且示信於妻。使之知乃夫之情義專一。爲不可移也。

余方事婚姻之學。長子喬奇自學歸。喬奇素與鄰人惠爾毛脫家女相契。互有恩意。曾具婚約。女名愛利白洛。其父爲教堂之牧師。廣有資。渠知余家素盈實。亦頗允洽。余以兩家門第職業。爲一鄉之望。婚姻大事。不可草率。宜展婚期。使二新人各盡極歡娛之禮意。且招致戚友。贊襄典禮。二新人興高彩烈。居同室。出同車。奏樂調詩。互示愛敬。預行婚事幾數月。乃剋日行吉禮。而余所抱獨一之宗旨。將藉是實行。發揮餘蘊。以助余平時警覺之力。詎惠爾毛脫重娶已四次。忤之甚力。相持不能決。乃定翌日集有名譽者。開談判會。以解此疑問。

會期既屆。兩黨各執所是。互難之。不相下。而婚事且因之決裂。忽有友人呼余出。曰。君母固執。婚後解此疑。奚不可。余奮然曰。所爭在此事。天下乖謬之極。未有甚於重娶。余以爲君之告吾者。甯籍余家。毋背余道耳。友人曰。君尙不知君所設之肆。爲夥

友負逃耶。恐所存不及二十分之一。行將歸之律師。以召盤。君甯稍與委蛇。待婚禮成。郎君藉新娘之資。終能稍助君力。若事敗。君之生計絕矣。余曰。如果君言確。余將行乞以圖存。終不爲外來之失敗。喪我老守不變之旨。余且以此事佈之大衆。若重娶之悖謬。余固能辭而闢之。使此老不得再稱爲婦人之丈夫。爲世之蝨賊。言已。入。卽宣佈其事。而婚事因之作罷。

### 第三章

家人默坐。相視無色。猶冀友人之語非確。旣而經理者之報告至。歷敘負逃之情。余本淡於俗務。頓失所有。尙能排遣。獨念子女習於豐厚。且缺教育。無定力。不能耐勞苦。不禁戚然以憂。鄰里知余如此。集議每年助余十五金鎊。余思荷巨數微。無濟於事。且仰人而食。人格日卑。由是決意徙家於僻寂之村。置田數畝。視可以活我妻孥者而居之。徐圖恢復。繼又得肆中盤餘之金四百鎊。此數僅值余之基本金。四十分之一耳。



余思自富入貧。宜除習慣。乃集妻孥語之曰。汝曹皆當猛省矣。平時衣食無憂。不知人世之甘苦。一遇挫衄。徒自憂戚。不能定趨向。須知有定智毅力。然後可求有功之果。我今空無所有。頓改舊觀。所恃者。定智與毅力。世間最可恥者。莫如倚賴。向之有求於我。不遂其求。未必死。則我何必仰於人。自今以後。宜痛除舊時虛靡之習。所存雖微。知足者樂。若能竭智盡力。聽余支配。則人世之樂。終不因我之貧而少減也。時喬奇年已長。平時勤勉。未嘗輟業以嬉。出其所蓄。足以問世。獲售。余乃命之游繁夥之區。求所遇。喬奇徧別家人。既及余。余以金五鎊。書一冊。授之曰。吾兒。汝將徒步及倫敦。昔我先人甫克亦若是者。汝若克紹先烈。余所幸也。及惠爾贈余之馬。汝且取之。此書備汝長途解沉寂。中有語曰。一向余年稚。今已壯矣。母自信聰明。怨無知遇。毋徒知收穫。弗問耕耘。一是金科玉律之言。非易得者。汝宜含咀其意。可以祛煩愁。壯志氣。余所遺汝者。盡於此矣。遭際不可知。余與汝當終年遇一次。行矣。兒乎。汝宜自珍愛。毋喪爾志。余不以喬奇之子身遠行。作愁慘語者。知其學行素優。足與世

人爭節藻而不敗也。

喬奇行數日。余乃攜眷徙居。鄰人咸來送。黯然不忍別。厚意殷情。雖果毅者。不能不揮淚也。且舉室行。甚遲緩。途遇丐者。隨行乞化。則更難堪也。首日途次尙穩。及晚。止於某村之旅店。是村距余所投之地。實三十英里。入店稍定。招店主人入。談鄉土。主人曰。君欲僑居之村。其地主爲湯海爾家公子。公子般樂喜田獵。佻健好美色。恃強肆霸。無惡不作。周村十里之內。凡有嬌美。經其目。鮮能逃羅網。而旋得卽棄之。余聞其言。滋弗悅。視余妻。則愁慮之色。已陳於面矣。

忽見店主婦人。語其夫曰。前日來之客。言旅囊罄。不能償我值。主人曰。此說不確。汝不憶昨日村中有獲竊狗之老兵。撻之欲死。客出三金鎊。命我店役代贖其生者耶。婦曰。客言如是。非妄也。主人怒。奮起欲出。曰。果不償值者。誑賊也。我必痛懲之。余止其怒。且請介客入。客年可三十許。繡衣已敝。軀幹雄偉。面有憂色。遇人簡直不拘禮。主人出。余厚贈之。且叩以窮途之故。曰。僕出門時。旅囊頗裕。途中遇末路如僕者多。

揮霍已盡。蒙君憐我。幸告以名籍里居。容僕有以報大德。余具以近況告。且語以欲投之地。客曰。甚佳甚佳。此去固是同途。僕以道淹於水。滯此已兩日。明日與君同行。余喜得伴。乃命進膳。且語妻孥與客同食。客名白慊爾。辭致颯爽。甚得余意。翌晨。眷屬乘馬頗傾側。行甚緩。時路水未盡退。招鄉人前導。余與白慊爾緩步後行。白吐辭豪邁。議論風生。且英銳逼人。不作窮途之歎。余大異之。途次隨示風景。遙指巨第曰。是卽君地主。人湯海爾之宅。主人爲勳爵惠烈姆之猶子。所有資。皆得之從父。故動輒猶受約束。勳爵僅取少許。處於都城。余曰。主人誠豪公子。勳爵寬仁偉略。樹功於國。而任俠好奇。亦國人所耳熟。白慊爾曰。勳爵年事纔壯。志大行疎。不修邊幅。有文武才。爵祿得之武功。而文事亦誠可貴。旣富且貴。求其憐恤而望風貢媚者。日以百數。左右多僉壬。耳目心思。因之迷亂。由是公私倒置。而賞賚多及小人。彼視他人之身。有微楚。若己身之被巨創。必思有以周恤。此意旣顯。求者乃掩其虛實。以相干。貯資因之日耗。而主人博愛之心。猶未已。以爲己所有。固無盡也。及財旣竭。求

者猶乞憐於門。主人無所挹注。仰屋而嗟。則僅與之虛惠。而不得實際。求者窺其隱。知其無財。於是向之視爲恩寶者。且一變而爲怨府。勳爵知己之抱怨於人。亦深自怨艾。舒慘旣殊。其狡者。易主臣之分。倫於朋友。則變其媚辭爲慰藉。由慰藉而規戒。而斥責。蓋幾幾乎主臣易位。而道德之心全泯矣。門客旣散。勳爵始恍然知人之所以媚己者。爲富貴利祿。非真有愛於我。而已之受愚。爲不識人心。咎由自致。與世周旋。須先知世入之心術。故我今者。今者。……忽變辭曰。我言何耶。無他。我以為勳爵當深自檢飭。復其已耗之財耳。彼誠異人。嘗徒步歷全歐。行年不過三十。已飽知人世之狀況。制行漸就範圍。不復輕然諾。顧好奇性成。詭異之行。猶未已也。

余傾耳聽白慊爾言。意頗縈屬。驀聞前有號呼聲。促前。知沙灰自馬顛入水。水流甚急。蕩淹中流。勢已垂沒。余驚怖失措。白慊爾瞥然驟出。挾女覺登對岸。復前行。繞道相與接。視女氣喘身憊。伏於白慊爾臂。不能自主。旣而投旅店。就食。食畢。白慊爾告辭分道。余妻目送之。至不見。曰。可愛哉。少年。使非貧者。吾必以女妻之。余笑之。蓋女

子無定識。稍有感。卽欲傾其微隱。余固深愛白慊爾。微此人。沙灰必不救矣。

#### 第四章

余所賃居之村。四鄰盡農舍。皆自耕其田畝。無極富極貧之家。所需旣備。各安其業。居民老死。不入城市。以求有餘。不知人世之狀況。惟愚樸陋。尤存太古之風。夕息朝耕。徒知鼓腹。村中不無勝會。自命安分者。指爲輟業以嬉。省約固稱美德。而未開化者。視爲當然。蓋不知享人生應有之幸福也。方余來此。村中人潔衣滌垢。出村歡迎。吹管擊鼗者前導。旣至。設筵以饗。歡呼喧語。諸所言。供人狂嘯。

舍在小山之麓。前橫流溪。後栽矮樹。左右草地。彌望青翠。出金百鎊。置良田三十畝。周植榆樹。因以爲籬。蓊鬱繞合。生氣盎然。草舍四室。寬暢適意。內壁皆粉飾。入門第一室。最暢。二女相方位。佈置物具。而余之應接起居烹飪皆處於是。此外三室。余夫婦居其一。其次居二女。第三室設兩榻。三子所居也。

佈置旣畢。爰及課程。日方升。羣集起居室。相見各行禮。禮者。表中心之感情。生羣體

之觀念。禮亡。則感情喪而羣體之義失。故不敢不加意。既乃謝上帝賜余一日之光陰。謝神畢。余與毛習史出門事於田。妻女備飲食。日事止作。各繩以晷。同日而起。不及夕而一日之功畢。徐步歸。妻孥笑顏迎於門。入室。地毯無泥。爐火適度。家人圍坐。恬然有餘趣。或賡古歌。或奏雅樂。互爲唱和。燈下命子女朗誦所課書。能不失神味。而娛余者。賞以半辨士。子女欣然。貯之濟窮之積。鄰家老農弗來。姆鮑洛甫。健談。時來訪。來則飲以著名之佳釀。

向時當主日（日曜日）被華服。任歡樂。茲以村居。歡樂猶存。而禁被華服。諄諄告誡。二女陽奉之。而繡帶錦帔之飾。猶弗能去。余妻亦時被紫服。余往者嘗謂此色能襯其美者也。來村之第一日。抗余意特甚。余至禮堂。嘗喜先於衆。因語家人。須蚤自齊備。既而就餐。妻女膏沐麗服。蹀躞出。余爲失笑。思治法宜自余妻始。願婦女性喜修飾。驟禁之必失其歡。因語毛習史曰。促車來。毛習史不省。二女相視有異色。再語之。余妻曰。村中安用車。徐步可耳。余曰。必以車。膏沐麗服而步行。雖村童嗤余爲不當。

余妻曰。君嘗言女子宜潔淨修整。何今日變其說。余曰。潔淨修整。一任爾意。若今所服。不虞見惡於村婦耶。又顧二女曰。汝須知處其地。宜循其俗。今日之飾。似乎不當。余以室家困乏。不得已居於僻寂之村。豈宜虛張以眩衆目。無實而虛張者。皆妄也。妻女始欣然易服。自是不復禦鮮華。

### 第五章

近余舍有小榭。架以花樹而設之座。前人所築也。夕陽銜山。農事告歇。率家人來此。閒坐啜茗。盪胸豁目。逸趣橫生。時則幼子讀書。女兒奏雅。余夫婦徐步入花叢。拂垂枝。蹈落葉。互談兒女。以爲樂。清風徐引。芬馥襲人。衛生之法。無逾於是。由是知境無分舒促。地不別繁寂。朝勞夕逸。樂趣固在是矣。

及秋之季。田功畢。暇日多。集於榭而尋趣者。日相事也。一日。樂聲方起。突見奔鹿喘息逸於前。獵夫乘馬雜於犬。追逐之。驟如躡風。羣人相顧駭異。各靜坐以覘其後。未幾。又有超乘過者數人。勢如前。終後一少年率僕至。駐馬不進。少刻。下馬。岸然入榭。

逕至女前。意若必遭優待者。二女不加禮。少年自稱湯海爾。爲此村地主。聲勢赫奕。衣服鮮華。以不禮於女。卽亦謙順。余乃以禮接之。

湯海爾見樂器。遽請二女奏。余惡其鹵。目止之。余妻不察。命之奏。二女爲奏特立亭之怡情曲。湯海爾大悅。嘉其伎。且稱其選曲之有深意。旣乃自奏。殊不嫻。娃禮維亞極獎扇。湯海爾鞠躬謝。亦讚其美。女坦然承其所稱許。兩情若相傾注。余妻爲進枇杷酒。隱然寓親密。

湯海爾旣去。乃互爲評鷺。余妻雖慮後遇之難知。願歆於豪富。志不能堅。曰。昔林開爾氏二女因富而嫁。我家女何必不爾。使果如我願。往時豐厚。可復享也。余曰。錫姆金購彩票。獲金萬鎊。一貧士驟躋巨富。而他人所得祇一廢紙。得意者惟一。而失意者累萬。知其不可必得。而強致之。皆危道。汝所爲。直對屠門而大嚼耳。余妻曰。噫。我不解君胡常破我母女之豪興。而刺刺不休。沙灰。汝視今日客。若何。非一溫文君子耶。沙灰曰。客便給利口。無失言。旨愈微。辭愈多。母親譽之。甚當。娃禮維亞曰。客固佳。



顧鹵率脫略。動惹人厭。特奏樂佳耳。余知二女褒貶。皆反言以藏其深意。非率真之言。因詰之曰。弗拘意見若何。各宜直言無諱。俄傾之間。烏能辨人真僞。欲與人交。宜慎於始。不審其情。不探其實。而強友之。是猶嚼未熟之瓜果。徒自苦也。彼我貧富迥殊。汝當謹守分際。余視天下因富而嫁。或因富而娶者。皆爲可恥。使客能敦行修節。嫁之已蒙澁利之羞。況其所爲。多不堪問。余知汝固能自愛。顧外誘不可不防。更欲有言。一僕至。謂奉主人湯海爾命。贈鹿脯。且言主人隔日來同饗。余思命期擾人。實類驅迫。惟喜適所言。將交接問題。表白已無餘蘊。操之釋之。任女子自擇耳。人心之動。變化無方。督戒之功能。直同守夜之兵卒。甚無效也。

## 第六章

家人將湯海爾所遺之鹿脯。剖半煮食。香甘甚適口。余曰。有嘉肴。無嘉客。果有同饗者。不更樂乎。余妻遙視門外曰。此非白慊爾君乎。彼救吾女。勇而多智。當關君所說。余曰。余言豈爲無見。汝自妄耳。譬若汝調羹食。余不能贊一辭。若此事。汝固須從余。

者言次。白慊爾至。羣人雜座歡迎。引之入座。

余與白慊爾氣投意合。引爲忘年之友。鄰人或告余曰。白慊爾幼時。甚無行。有口才。善音樂。喜與兒童接。往往媚以幼稚恩物。與之談古事。嘗曰。童子天真未漓。無機心。故樂與之伍。每年來村數日。傳食農家。無定蹤。人亦莫窺其所操事業。旣入座。余妻卽以湯海爾事相告。白慊爾不加可否。高唱古歌。聲澈遐邇。爲兒輩述往事。類多激越。娓娓動人。聞者忘倦。迨雞聲唱睡時。而客榻猶未下。笛楷曰。毛習史分我得半榻。我讓白先生臥。盤爾曰。白先生臥我榻。我甯陪阿姊。余曰。二子言皆是。上帝垂訓。愛人爲本。彼窮獸投穴。倦鳥歸林。無家之客。同類是賴。白先生之來。上帝實使之。視吾家能否遵聖訓。願余妻曰。兩兒知禮客。宜餉以糖餅。笛楷先言。應得大者。翌晨。余率妻孥出門刈荒草。白慊爾代爲捆載。運之及場。播草承風。白爭先恐後。勤勞不息。復傍沙灰。分其工。爲地至近。可密談。沙灰素凝重。識禮防。察其意。若甚憐英雄之末路者。

日工畢。白慊爾投宿於鄰家。余於晚間謂家人曰。余觀白生勇於爲義。放僻不羈。誠非闕茸之流。以幼年失行。遂爾潦倒。彼固曾席豐厚。享鐘鼎者。測其行。前日之財。當爲悖得。故向之媚且譽者。今皆詈而棄之。彼如自好。應知悔改。乃不此之務。仰他人食。則窮亦分耳。沙灰聞余苛責。隱有不安色。曰。兒不論其往行若何。今日所爲。似可寬許。且今之困乏。足警前愆。大人嘗言。凡人有罪。已受天意之譴者。吾人不當苛責。毛習史曰。此言確甚。嘗閱古事奇談。有謀才史者。得罪。已服烙膚之刑。而又有撻之者。人皆斥撻者爲殘暴。父親言白生往行果確耶。兒謂論人不當憑途人所語。田鼠穴處。人以爲暗。而田鼠目光所及。明若光化。謂爲暗者。病在蒙也。我聞白慊爾言。理精義切。圓轉無滯機。非他人所能及。故知此人。必非狂妄。沙灰聞毛習史言。色始霽。有微暈。余竊異之。

### 第七章

次日。湯海爾來。從之者牧師一。門客一。僕從甚夥。旣至。盡揮諸僕退。余妻喜貴人寵

臨。供事惟謹。先是。余聞白憐爾言湯海爾將娶惠爾毛脫家女。卽喬奇前欲訂婚之。愛利白洛。適座中人有言及者。湯海爾甚言愛利白洛爲弗美。曰。使余求佳偶。而不以鄧使登禮堂之大燈燭之者。終不樂也。言已。大笑。座人爲之擊掌。娃禮維亞至失聲。蓋富人一嘖笑之微。固能攝貧家阿附之心也。

旣膳。余欲偕牧師如其禮堂。牧師謂是堂專供其妻靜修之所。却之。湯海爾率然問牧師曰。弗來克須實言。君夫人居堂被禮服。而沙灰姑娘。未嘗有此。汝宜贈之。抑所贈。宜及誰也。牧師曰。必兩贈之。湯海爾曰。汝言此。乃不虞以一盞醕醪死我耶。須知美人名貴。力能窮汝蠱惑之術。我以為同一陷人。與其肆譎設陰。如抽什一之稅。迂遠而無功。無甯強迫之爲直捷。我固有說以詔汝也。

毛習史謂湯海爾曰。君誠多智。我力猶能樹幟以敵君。湯海爾笑視座人。曰。甚佳甚佳。汝將與我推演一義歟。抑將設疑問難。毛習史曰。我欲聞君談名學。以定其是非。湯海爾曰。汝須憑公。以是非我說。毋故爲執拗。否則論局可弗設。毛習史曰。可。湯海

爾曰。命數必弱於一。確否。曰。確。曰。三角中鈍角銳角之和。必等於兩直角。曰。是。曰。凡物之自然生者。累續若連環。因此即可知彼。盈眇無稍差。猶演比例。倍此率。必倍彼率。故欲解決未定之疑問。可據已然之官品性質而推比之。則未來之情況若何。可以決。毛習史曰。似是而非。此說實謬。湯海爾艷然不悅曰。何爲謬。亞里士多德有言。所謂統屬者。必互有關係。此說若何。毛習史曰。是誠篤論。無有疑義。湯海爾曰。若是我將有所叩問。設欲推究一物而分解之。方其初。將並陳其品質而支配歟。抑漸進而漸解歟。毛習史曰。乞君先定其術。然後問我。湯海爾謝曰。君爲鬪智。蓋欲考我底蘊也。何乃難人太甚。衆人皆笑。毛習史有慚色。余以所論大類嬰稚。不爲措意。視娃禮維亞頗有獎譽之意。蓋以貌取人。辟於溺愛。無鑑人之術也。

湯海爾去。余妻欣然曰。我家得晉接是人。庶幾有榮譽。未來事。果誰能料也。余嘆曰。余正以後事難知。避之若弗及。富而不仁。何如貧而有禮。設余之疑是人爲非妄。汝等所爲。將不堪問。毛習史曰。吾父未免太厲。上帝科罪。論事不論心。心中之眚惡。盡

人而是。湯海爾惟不拘於宗教家言。動多放肆。顧性猶抗直。無大惡。使糾其罪。視彼守城之將。撤其防壘。以便敵人之侵略者。猶後也。余曰。撤防召敵。按律當誅。若伏奸隱慝之罪。何可謂後於是。中心之惡。人不能知。及其發。又茫然不自覺。必待惡已發而始遏。或不自謹而惡成。則未發未成以前之玷濁。已不能滌。故惡意始萌。卽宜創制行不臧。直自賤。

## 第八章

白慊爾頻來余家。余以其行蹤詭祕。虞心漸生。視其輔助農事。往往先人而勞。工甫畢。卽鼓譟肆謔。以治人疲。工倍於人。不取勞值。則又憐而愛之。而笑其自任之輕。繼伺其於沙灰漸存昵意。時作愁狀。呼爲所歡。於是余憎惡之心滋甚。同事日久。察伺日深。覺其聰明益露。情愛益真。若具絕大之經濟。故爲愁狀以掩其真相者。余由是不能窺測是人矣。

日者。攜家人食於田。席地坐。白慊爾歌聲澈野。謔語怡人。籬間小鳥。啾啾作酬唱。清

高曠遠。胸次豁如。沙灰曰。嘗讀簡氏情感詩。述兩人以愛情篤。互抱而死。我雖荒誕其事。以詩致溫厚。感人性情。故百讀之不厭。毛習史曰。我謂簡氏此詩中之佳者。猶不及羅馬娃維德氏所咏哀全史與格洛體一詩遠甚。同一寫情。而娃氏之詩。選詞命意。力爭上流。故其感人之深。非簡氏所能幾及。白慊爾曰。詩旨深遠。未可易言。讀古人詩。須體會當時史事。娃簡二氏生當叔季。慨國事之日非。借詩以抒其忠愛之忱。糾朝政之不善。而詞旨不離於和厚。後世淺學之士。不體詩旨之精微。率爾操觚。趨陋就簡。但求悅耳快俗。而詩學以亡。故羅馬末葉及英人之詩。大抵體繁而不貫。意亂而不達。讀詩者。不可不審也。雅人不作。古意不彰。此亦嗜學者所當引爲己任。余嘗欲一正先民。砭世俗之巨癘。可垂爲準則者。僅得一詩。此詩不能無小疵。若世俗之弊。可以免矣。於是調聲誦詩。抑揚宛轉。至感人意。沙灰息氣傾聽。容止更形和婉。

驀聞槍聲震耳。小鳥墮地。二女驚起。沙灰伏於白慊爾臂。不敢動。突見一人踰籬入。

卽湯海爾曾同來之牧師也。曰。不知諸君雅讌。致有驚擾。言已。莽然以所獲之鳥贈沙灰。沙灰掉頭不顧。繼見余妻授色。乃悻悻然接之。牧師又言湯海爾將於晚間攜樂器酒食來。與二女就草場作蹴球戲。且曰。我承主人命來此。不無微勞。幸沙灰姑娘垂寵。偕我同戲。沙灰曰。可。惟我家客白慊爾先生必與是會。恐不能應君所請。白慊爾曰。我已受他人約。不能與會。約我者。距此將五里。言已。卽去。沙灰爽然。

余思沙灰舍富厚而垂意於財散之徒。白慊爾則情若規避。二人所爲。皆出意外。凡男女愛情之膠合。先由抉擇。二者又互伺其所歡之性質才智。互修其道德聰明。以盡其相敬相尊之真意。故愛情愈摯。學問愈深。而人格亦愈高。夫婦之相能。端由尊敬。而社會之風紀。亦藉是而純粹矣。

### 第九章

從湯海爾來者。門客二人。豔裝女子二人。云自城中來者。華族也。門客復偕毛習史往延弗來姆鮑洛甫家女來。同蹈舞。女以善舞名於村。而不解城中舞式。娃禮維亞



姿勢抑揚。步伐遲驟。適合樂聲。城中二女士瞠乎若後。惟時月白風清。村人聚觀者如堵。舞可一小時。二女士畏寒。遂戲蹴球。顧雜亂無章。望而知非習於此者。既而入室。肴核已列。湯海爾所攜來者也。

女士攜余家二女同起坐。狀至親密。所與談。類皆上流社會中語。及美術之有趣味者。然蠢惡陋劣不堪入耳之言。亦時復流露。娃禮維亞及沙灰以貴婦不能自重。於晉接之間。頗形藐忽。而女士猶施施然不自覺。其一人曰。娃禮維亞姑娘於社會之交際。似有缺點。又一人曰。使沙灰居城中一冬時者。得益當不淺。余妻欣然曰。使小女得居城中一冬時者。老身之歡幸。更無限。余曰。以我家二女子之聰明學問。寂居鄉僻。已有空谷幽人之慨。人須知足。凡快樂之不應有者。雖強致之。亦非福。湯海爾曰。幸福之厚薄。一視人之自求。何謂不應有。小子豐厚自由。出言爲憲。使舉其所有之半。以畀我可敬可愛之娃禮維亞。亦所弗惜。不知長者能容納否。

余猝遭此藐侮。憤激殊甚。以其貢辭尙謙。乃抑怒答之曰。公子紆尊而來。應知寒家

亦實足以承君之雅而弗愧。若意存夷鄙而必欲破我藩籬。則寒素之家。本不敢辱貴人高躅。老夫雖貧。所足以自信自衛者。卽此敦篤之心。清白之行。湯海爾殷然執余手曰。如君言。誠不敢再有所請。若疑我存夷鄙而有污君之心。禮法具存。小子何敢。實以熱誠之極。不慎於辭。瀆君尊聽。余曰。公子如言出於心。則老夫所言。失之過激。

余遇人常溫厚。然使邪僻之有加於我者。不肯稍假借。心地光明。如烈日當空。而惡氣自爲消滅。惟時二女士懼起爭執。意頗不安。曰。敦篤熱誠。各有其福。幸互爲保持。湯海爾深悔鹵莽。徧謝座人。且乞余禱神以爲懺悔。旣而夜深。羣衆欲退。女士悵悵若不忍別。乞二女同行。湯海爾代爲慫恿。余託事固辭之。

### 第十章

余家自得豪富頻臨。而妻女務外之心。修飾之事。復熾。出畏烈日暴其膚。入懼熱火頰其色。華服之不禦者。復日事修綴。鄰家女弗來。姆鮑洛夫。至友也。茲則棄之如糞。

粕。終日摹神寫意。類取上流社會之清談。而農工雜務。乃不屑一措其意。心志不堅。遇誘卽替。督責不能加。境地不能限。則甚矣。人欲之險。而教育之難施也。

村中有游巫至。二女爭來索卜資。余知其妄。而不靳其求。蓋家人相與之樂。亦有藉微細而得者。未幾。二女反。欣欣然有喜色。余曰。歸來何速。卜得好消息來耶。娃禮維亞曰。吾父兒特恐。卜之言弗實。卜者曰。一年之內。紅鸞運旺。兒得嫁一賢公子。余曰。沙灰。汝夫若何。曰。卜之意。謂阿姊嫁賢公子。兒得上嬪於勳爵。而婚期同也。余大笑曰。以二先令買得公子勳爵爲佳婿。公子勳爵之價值。何其賤也。愚哉。小女子。余能以一先令爲汝得一親王一華貴。所得不更多耶。顧嗣是二女之迷妄滋甚。儼然謂彼盛名鼎鼎。爲世稱重之英雄。已儲備豪資。待時以貢己之享用也。

人之言曰。隨遇而安。此非深於經歷者。不能知其實。而庸人自擾。往往有愁而無樂。且貧賤之樂。有爲富家所不能得者。譬之烹飪。貧賤自調以適其口。富家舍己以待於人。一飲食之微。而適意與否。已不能相等。則主權之不屬致之也。自湯海爾垂意

於我女。女亦傾心慕之。村人知二人必將夫婦。故媚之者漸至。而女求合之心益深。於是結思成夢。卽夢成癡。鵲噪晨占。燈花夜卜。迷昧昏愚。至足令人噴飯已。

湯海爾家女士發柬至。約主日集會於禮堂。母女持箋切切私語。時顧余若慮密情之或洩。余佯爲不覺。旣而余妻謂余曰。明日朝禮堂。當大有所遇。余曰。然。或有之。汝如升壇演講。當閒逸。弗太矜持。曰。我自知。顧所遇。不知作何狀。我家須竭力以盡合度之儀式。余曰。汝言是。虔誠以對神明。修省以淨心地。所謂登禮堂以盡合度之儀式者。在是矣。余妻曰。我意不欲暴示陋狀。致人哂笑。余曰。到堂宜先於衆。得片時省克以對天。亦事之至要者。余妻曰。丈夫言誠不謬。我實別有命意。禮堂距此足二英里。不忍二女以奔勞跋涉。氣喘面赤。若繚絲之女子。落小家派。家中固有耕馬二匹。一則年老輟耕。一則懶弛不事。使毛習史稍加調馴。代步之勞。亦可取也。余曰。二馬向供耕田。不習載乘。頑劣不堪驅策。且或以眇目。或以禿尾。乘此惡畜以炫衆。不如步行爲安。況鞍轡祇有一副。不能分二馬。余妻固持可用。卒違余意。

翌晨。余不能耐妻女之遲延。先至禮堂。久待之。妻女不至。禮神既畢。徐步循大道歸。及半途。遇妻孥乘馬遲遲來。余讓其遲。相各人皆有頹唐懊喪之色。告余曰。二馬載人不肯進。白慊爾執棍痛擊。隨步約二十碼。始淹淹行。繼以鞭斷費多時修整之。而一馬又木然不復動。鞭擊備至。卒不肯前一步。余笑其愚。憐其失意。且藉此以儆後此之虛妄。乃不忍過責。

## 第十一章

鄰翁弗來姆鮑洛夫於密概令節（密概神名西歷九月行之）招度盛會。我家以適遭逆意。不敢薄視人情。應其招。弗老健談。能言古事。語雖不根。聞者每爲傾倒。白慊爾隨之往。尤多玩世滑稽之行。率兒女戲作迷藏。余妻亦參雜遊戲。鼓舞歡欣。未嘗露老態。余與鄰叟旁觀歡笑。追述兒時嬉狀。以助興會。正紛呶間。湯海爾家二女士至。二女士者。一名勃拉南。爵夫人也。一名史開格。爲豪族之閨秀。彼先訪余家。不遇。尋蹤到此。問曰。主日何以不赴禮堂。娃禮維亞曰。爲途次蹶於馬。不能踐約。女士若

爲驚惜。顧浹洽之間。頗示倨狀。既而自相傾談。弗禮同室。

史開格曰。適所言。我雖不知其詳。頗足以所聞告夫人。彼等在途。甚相得。既而公爵失意。撫刀擬公夫人曰。兩人情意視此刀。勃拉南曰。公夫人雖不與我一言。我實知其底蘊。博士褒讀克數記其事。我曾得其一編。與此事實多不符。史開格曰。褒博士遺其實。所記特逞其筆鋒耳。夫人所爲。能示我否。勃拉南曰。汝謂余已記錄其事耶。此事雖奇。我尙不欲輕於落筆。褒博士文墨雖佳。所記類皆瑣屑。自史快逸伯夫人一事外。多不能膾炙人口。史開格曰。夫人所爲文。多載女界文報。何近日不經見。勃拉南曰。爲所備之書記。近已嫁一甲必丹。(英國兵官名)我以目力不濟。不欲自操筆。招人相助。佳者難得。且以三十鎊之微金。求之城中。欲得一愜意者。誠不易。史開格曰。夫人言不謬。我於半年中。頗加物色。得可意者三人。一人以所事平常。不就。一人以二十五鎊太微。亦不就。不得已。將介牧師。招致第三人。用人難於有品。若夫人文事更煩。書記一人。自不容少。惟時白謙爾向火靜坐。至此忽戲聲曰。嘻。汝二人所

言皆無稽之語。不根之談。殆誑語也。諸人盡駭。言者爲之氣沮。

余妻聞女士言。大歎動。轉視余。無忤色。乃告女士曰。以寒家二小女之品學。局於村落。大可惜。適女士所言書記一席。二女力能承乏。彼於書算美術針黹之屬。無不精且美。更得居城中。日侍女士。必大有益。祇以自媒自薦。頗用慚悚。白慊爾曰。唉。危哉。女士聞言。相視弗語。史開格密相二女。似甚得意。顧余妻曰。人地極相宜。惟事須慎始。諸所學藝。皆當考驗。至於品性。當得的確之保證。余妻愕然。旣而曰。是不難。學藝可考驗。若云品性。村中人皆能道之者。勃拉南曰。無須。若得我表弟湯海爾之保證。卽可行也。

## 第十二章

當務遠圖高之心旣熾。加以逾望之優美。而不惑者。其人蓋寡。余妻得二女優美之希望。歡聲愉色。不可描摹。旣寢。謂余曰。今日之事。若何。余漫聲曰。尙佳。曰。何止尙佳。大佳耳。倫敦爲天下首善之區。多才郎。以我女之聰明才學。又得二女士之提撕。不

需多時。必能翹然表異於庸衆。後此遭逢。豈有限量。苟湯海爾不存他意。必爲我保證。二女中果孰就此美事。余曰。事未究澈。何遽自盈。務虛而不克實。猶合眼而尋途。欲免於危。烏可得。貧富命也。使我分有所應得。居易以俟。無庸強求。余妻斷斷以爲不是。且曰。我家漸有起色。不能無晉接。家有老馬。不式於用。盍貨之。購一良者。以供代步。余力反之。爭執不能決。

翌晨。余妻堅欲貨馬。余不能阻。議遂決。適鄰村有市。余欲自行。余妻以天寒尼之曰。毛習史慎而敏。知貿易。家中積米經其售。無少失。命其行。必不誤。余曰。知子莫若父。余豈不知其能事。渠固能代余勞也。毛習史臨行。二女爲之修飾。然百結鶉衣。振襟不免肘見。飾畢。欣然跨老馬。攜小箱。將以貨馬之資。市物實箱以歸也。父母姊弟送出門。各出吉語。望如意。視其去。不見。然後返。適湯海爾之總管至。預賀得高就。曰。主人已出極正式之保證矣。舉家爲之狂喜。未幾。一僕至。呈女士柬。招二女往。略云。證書已得。欲見二女。先有所問也。余妻曰。入高門。大不易。既入。無所不遂意。探囊出資。



以賞來使。

白慊爾自市中來。出餅食針線之屬。以結余家姊妹兄弟。余以所事告之。請其卜行止。白慊爾視女士柬。搖首曰。弗妥弗妥。君家須慎。毋貽後悔。余妻艷然曰。何故弗妥。汝意蓋欲破我母女之所好耳。問汝卜行止。實欲卽其人之言。以視其自律爲何若。非重汝一言也。我家事固已定矣。白慊爾曰。姆弗怒。我之行事。尙非今日所宜知。我雖不能自律得宜。有問我者。不敢不以忠言相告。余視二人意氣皆盛。不止。將口角。乃亂之曰。日將夕矣。何貨馬者。尙弗歸。余妻曰。我家兒有何慮。我屢試之。知渠能事。君若知其平日所爲。欣慰當至於無極。忽遙呼曰。兒自遠處來矣。馬已去。肩頭箱。當滿載也。

毛習史至。余妻迎之曰。毛習史歸矣。歸矣。好孩子。何市歸耶。毛習史置箱於桌。洋洋得意曰。市得我一人歸。余妻曰。汝誠必歸。然則馬何往也。曰。貨之矣。得值三金鎊。五先令二辨士。余妻曰。老馬得此值。汝真能事。今且與我以其值。曰。其值已市貴物。乃

於胸次出一物。曰。是爲藍色眼鏡。銀其邊。皮其匣。而馬之值也。余妻爽然曰。是眼鏡耶。烏用是廢物。汝乃以一馬易之。曰。母親爲不明其事。銀邊之值。倍於老馬。兒方以奇貨居之。果廢物者。必不取也。余妻怒曰。此雜銀也。其值視純銀不及半。純銀一兩。祇值五先令。余曰。且弗滋擾。以余觀此。乃銅質鍍銀者。其值不及六辨士。余妻駭然曰。非銀耶。非銀耶。余曰。謂其銀也。則此醬碟之價。亦貴矣。余妻嘆曰。棄馬以取銅邊皮匣之眼鏡。是何物木偶。受愚若此。猶且視爲奇貨。余曰。汝誤矣。騙術之精。汝能知耶。余妻曰。何弗知。且與我此恨物。投之火。余曰。若是則更誤。勿以銅爲可棄。得之聊勝於無。

毛習史羞慚怨恨。呆若木雞。問以受愚狀。曰。貨馬後。挾資入他市。求良馬。遇一文人狀者。招入一帳。云。此中有良馬。繼見一人衣華服。持此鏡求沽。云。實值二十鎊。需用急。願以三分之一賤售之。先一人愆我購。且云。弗失此貴物。我以資不足辭。其人曰。爾我合購之。遂落其局。

第十三章

力求進取。迭遇違心。余乃藉此違心事。以誠進取者之虛妄。謂子女曰。兒女子。茲者之受騙。爲求進取。而其事甚眇小不足道。世之貧者。不圖實際。惟富是交。究其終。貧者惡其絕已而趨炎。富者鄙其媚人而自賤。且強以不平等之人。而共趨一途。蔑有不進退失據。而動輒得咎者。蓋此天然之區別。人莫能逃。笛楷汝試述今日所讀之寓言一課。以實我說。

笛楷曰。長人與短人友。同行同處。約不相離。既出遊。共圖進取。共謀利益。未幾。遇二回人。以爲仇也。抗之。短人奮勇猛進。踏其一人。其人自地揚刀。去短人一臂。短人窘。長人乃來前助戰。既接。立殺二人。短人梟其頭。報失臂憤。復前行。遇薩泰之暴徒三人。虜一少艾。短人雖不若前者之趨捷。復先進。擊一人。敵人揚戈傷其目。長人然後來。暴徒知長人勇武。不可敵。盡逃遁。二人喜。奏凱旋。少艾知救己者爲長人。且愛其神勇。妻之。復前行。經多路。遇大盜數十人。長人當衝。短人不敢後。盜徒多。戰劇而時

久。長人所至。盜盡披靡。故終復獲勝。短人以不支。又去一足。於是短人失一臂。少一足。眇一目。而長人無有傷也。長人乃謂短人曰。矮英雄。我輩歷樹威榮。使更得一遭者。威名可永享而無替。短人嘆曰。我不堪矣。歷遭大敵。威榮利益歸之君。勞苦毀傷加之我。請從此辭。

余將釋此寓言。陡聞余妻以二女入城事。與白慊爾交鬪。勢甚烈。各不相下。余不能左右袒。既而辭鋒益厲。聞者皆存歎仄。余妻曰。人各有難宣之深意。不能語外人。果悻悻然以不納計爲拂意者。去之可也。白慊爾曰。姆言難宣之意。信然。我亦有之。非不宣也。以坦直之辭。尙不能納。何必語深切。若嫌煩擾。我去弗遲。待我離村時。再來作別。言已。負氣攜帽出。沙灰惡其狂直。思阻其行。白慊爾掉頭不顧去。

余妻知理屈在己。怡顏強笑。以掩其虛。余憤然曰。此豈所以待賓之禮。非以怨報德耶。不意如此狂言。出之汝口。余妻曰。我亦知彼爲關切。顧何必使我惱耶。實言之。渠阻行之意。爲欲來我家圖趣樂耳。我家女。甯無識別之慧眼。從此無賴漢耶。余曰。汝

以無賴漢視此人。大謬。余視渠所爲。純然一財窮之端士。曾無失行。沙灰。白慊爾之交。汝曾有不端之意否。沙灰曰。渠誠坦直和厚而喜滑稽。初無苟意。惟聞渠常言。從未見女子憐才若兒者。余曰。此爲失志者之恆言。汝知自矜愛。遇若而人。勿過存憐惜。父母於汝有厚望。今冬居於城。汝須慎加選擇。以求稱意。毋戀於一人。余爲此言。於沙灰之從背與否。實不知也。

#### 第十四章

余女就館之事既決。投繁夥。入高門。行裝不得不稍壯。而經濟問題又起。籌度既久。議售眇目之老馬。以濟急需。且爲毛習史一事。不敢復情。乃決然自如市。余雖不經貿易。自信識人情。知物理。舉天下之詭譎。不得以眩我目。家人亦信之。出門牽馬行。余妻叮囑送之曰。願君關心。勿爲奸人所賣。余泰然應之。以爲多慮。既如市。引馬待沽。久之。遇一人若小販。相馬甚周。曰。是眇目者。不問值。去。第二人至。相馬如前人狀。曰。足有病。不能代我步。第三人如二人言。且曰。馬有此病。尙何值。第四人曰。馬目不

張能行道耶。終遇一人。視馬而笑曰。置此眇目跛足之馬於此。將何待。不如殺之。補狗欄。余乃快喪。雖知老馬之惡。不盡如人言。顧懼衆口之苛。見人來。不禁引馬羞避。恐後來者之訕辱。更甚於前也。人不得時。雖吉理高雷之聖。猶且棄於人。何況老馬。值此自憐自笑。俛俛何之之際。忽見教中之老友來。相見欣然。道奇遇。老友曰。適以事至此。相逢不易。當各飲一樽。道契闊。乃引余入酒肆。

室中先一老者坐。擁巨書默誦。道貌巖巖。類有大德。銀髮皚然。垂掩額際。顏童體健。知攝生精也。余以生平未見此奇狀。爲之肅然。老者見人入。不甚經意。余與友人擇座暢飲。傾談近況。互用箴勉。未幾。一少年入。逕趨老人前。輕聲語。狀至恭順。老人曰。孺子勿戚。汝來甚愜余意。周窮濟急。我所樂爲。五鎊金足應汝用。望汝日後自珍愛。少年感謝流涕。道謝去。余由是更重老人。竊願親就。旣而友人以所事未畢。欲暫別。且曰。我與博士辟立姆洛史爲不忍離之好友也。老人聞余名。視余不輟。亦現肅容。老友旣去。老人致敬曰。君非倡不二娶之說。爲衛教功臣之大辟立姆洛史乎。余承

間。欣慰無極。以爲今日方得畢生未有之知音。曰。相君道貌。知非常人。纔所爲。於丈  
人品望。更見一斑。僕爲博士辟立姆洛史。曾倡不二娶之說者。深感丈人謙德。乃榮  
我以大字。僕近遭失意。而抱守獨一之旨。終不稍變。必使人世無重娶之風。而後已。  
境可窮。道不可背。老人張目直視曰。乞先生恕我狂妄。何我兩人之見解。乃不謀而  
同。余握其手曰。志同道合。何處更尋知己。丈人果真知我者。將納我於友侶之列否。  
老人情意甚摯。曰。蒙不棄。感荷方深。甯敢自外。先生真正道之干城。我誠……余止  
之曰。丈人勿扇獎過甚。

余止老人言。逆知其將加諛語。蓋余之著書立說。不爲釣名。受人阿附。生自滿心也。  
且真好道者。必不於俄頃之間。相契卽如膠漆。由是拉雜暢談。味其言。似熱誠過於  
所學。且卑視一概之學說。謂爲虛幻。而於余之學。不加推問。故質之。則又遁辭以及  
他事。余乃投其好。泛言之曰。凡中無所主。而好倡學說。言之無文。徒滋駁雜。習者不  
察。於是異言詭行之徒。乃日出而無極。老人意興豪舉。若將傾其所積。得售於一時

者曰。然。然。世界之狀態。複雜離奇。至難方物。其間事物之生長消息。窮古今大哲學家之腦力。不能探其真寔。若薩考南星。墨內他。不老直史。及羅懇諾使。犖犖諸大家。粹畢生精力。終究一無所得。羅懇諾史曰。萬物無始無終。墨內他生於納布克東愛。叟時。其說曰。世上之書。不能盡我世上之物。欲知世界之真相。當澄心渺慮以推求。死書不能爲活人師也。二氏之說如是。可知事物本難盡狀。而讀書之難。猶望洋興嘆也。余聞所言。知其固澁於學。敬畏之心益甚。乃叩以一二疑難。老人謙謙若不敢道。復請互出心得相質問。則又搖首微笑。不發一言。余以爲賢者深藏若谷。弗異也。老人知余有馬求售。曰。適承門客託購一馬。君馬待售。可不必覓矣。余以駑馬得售。亦喜。老人出一三十鎊之鈔票。倩余易金。余以不知兌處辭。老人呼其俊僕曰。愛勃洛姆。持此趣至劇克聖行易金來。僕諾諾出。老人曰。囊中無存金。多此周折。僕人回。取之又弗竭矣。未幾。僕返曰。全市無易金處。雖折耗亦不可得。於是相顧默默。老人躊躇片時。曰。君知弗來姆鮑洛夫其人乎。余曰。是爲余之鄰家。交亦相得。老人忻然。



曰。若是。我兩人當介此老。更多晉接。我簽此。君可向彼交兌。彼誠善人。近處無不稱道其賢。實我之友也。我嘗與渠賽跑。我勝三步。若獨足行。則我不及。余信其言。且喜其脫略。老人簽其名曰。密司德琴金生。簽已。授余。出門。卽率僕馬欣然去。歸途未久。頓悟遭騙。急追之。而人馬已杳。不得已。卽歸。試向鄰翁叩虛實。旣至。見弗來姆鮑洛夫口銜菸斗。儵然立門次。余告以事。以票示之。曰。君知此人乎。曰。知之。且曾見其面。是爲老奸巨猾。卽售贗鏡者也。乃舉狀以問。則與遇者適吻合。曰。渠遇君作是狀。實則詐僞百出。蒙其術者甚衆。我將執之。爲愚人除害。余大懊惱。思歸家何以語妻子。轉思先發制人。余當盛怒入門。妻子乃不敢責怨。旣歸。見妻女皆垂淚飲泣。叩之故。曰。適湯海爾來。言二女士得我家中人函。稱二女不能離家就館。女士得函。悻悻去。湯又言作函者。意存反對。曾代訪之。不獲。余爲愕然。思我家忠厚待人。無忤於鄉里。何致受人伎刻。敗我已成之局耶。

## 第十五章

毛習史散步歸。攜函篋一。曰。是白懽爾之物。得之草地者。啓視之。中儲數函。其一黏封甚固。書其外曰。致湯海爾府女士稿。遂恍然知敗事之由。家人咸欲啓封。余不可。沙灰曰。敗事必由白懽爾。其實意亦當究澈。乃啓之。書曰。

女士鑒。茲特遣价投函。使汝憬覺。弗納於邪。余本存心忠厚。猶欲阻人之不端。邇知汝設奸伏險。將誘二女子往倫敦。余與二女子相交有素。相知亦深。不忍坐視。其以質樸而被愚。以清白而受玷。汝如違天背理。陷此二人。則未事之前。先存一服刑之地。奸徒淫婦。余不屑責之過嚴。一己之心思。亦不欲暴之於衆。空言無濟於實事也。汝若受余之誠。思作惡者之難逃於罪。則歛汝陰奸凶行。勿擾彼無害無災之女子。

余妻與娃禮維亞不待余讀畢。已肆口痛詈。沙灰愕然。不解作函者果存何意。余亦歎息。謂爲負情。憤恨間。笛楷自外至。曰。白懽爾遲步田間。將來余家。家人咸曰。來時接納。勿失恆度。視其氣盛。驟加駁斥。則其慚慙。後此將不敢復來。於是余妻閒靜治

事。若絕無拂意然者。

白慊爾至。就椅坐。余曰。白慊爾君。今日天氣甚佳。白慊爾曰。天氣固佳。然風吹我穀。起伏若舞。恐有雨。余妻大笑曰。風吹君角。起伏若舞耶。既而曰。謔也。君勿罪。白慊爾曰。謔談有何罪。然姆弗言。我不以爲謔。余妻曰。君固能言。試問幾句謔言。分重一兩。白慊爾曰。我知姆今晨曾讀謔林來。此問一何雅。我以爲一兩謔言。聰明居其半。余妻笑曰。君亦知男子力求聰明。所得實微細。白慊爾曰。姆不知女子自謂智慧。到底屬空虛耶。

余視妻治事漸弛。將露爭意。乃正色曰。有聰明智慧。而無誠篤。斯爲微細空虛。惟誠篤乃有實行。作奸之學士。不如無惡之村農。彼有才無行之徒。何濟於世。不聞勸世經有篤實爲上帝良工之一語耶。白慊爾曰。教皇勸世之經。徒高一己之荒言。實束縛人才之惡物。爲智者所深惡。而弗道。書之可貴。不惟其勸人不作惡。惟其能啓滄人之才智。使有爲於天下。於人亦然。積學之士。不拘細節。執政之官。而存驕泰。干城

之將。而有暴行。視彼工廠中之匠人。終歲辛勤。無辱無榮者。將何舍而何取。弗來眉喜之學堂。馴善而拘墟。羅馬人之微言精論。去其支離。則我所取在此不在彼。余曰。若爲大純而小疵。君言誠可取。願老奸巨慝之流。多出於奇材異能之輩。是多才適足以召禍。白慊爾曰。君將慮大善大惡之同出於一途耶。僕以爲事物不能兩大。凡才高意廣者。善用其所有。而功業始隆。若心涉於邪。則聰明日涸。意趨於惡。則才智日微。是蓋天帝愛人之深。妙用其消長。不獨於人類見之。蠱物之生也。始於殘暴。中則陰毒。終乃虛怯。其善者。由馴而強。而智。余曰。所言誠精深透切。願巧言利口。足以服人。而頭顱心計之凶。實駭人欲死。乃叱聲問曰。汝知此函篋乎。曰。是我物也。幸爲君拾得。余復叱曰。汝知此函何自來。曰。自我書者。胡弗知。余曰。汝誠喪心昧良。乃爲此事。白慊爾夷然曰。擅發私人之函牘。爲無行耳。不慮我卽此可以摘君之奸耶。我將置此事於官。以理其直。則君之無行。不免懸之署門。遭千人罵。余遭此唐突。怒盛氣促。歎息曰。無賴賊。促去。我之門。不容惡物。去。去。余願永不見汝。汝非革面洗心。不

能自省。言已。擲其篋。白慊爾閒暇如恆。拾篋悠然去。雖以余妻之怒。詈惡毀。一若耳無聞。目無見也。

## 第十六章

白慊爾既去。余家。湯海爾伺余與毛習史入田。卽來。來則濡滯甚久。暢談生平繁華侈靡之事。社會酬酢之術。或勗余子女同爲葉子戲。以爲消遣。察其情。甚親洽。余妻以攀援之心切。多方炫娃禮維亞之能。以款動其意。時且令二人並立。度其孰爲長短。諸凡苦心孤詣。蓋欲得其一言。以下願望之成否。湯海爾亦時露喜色。似承盛意。然結婚之事。終不落一實語。

余與弗來姆鮑洛夫兩家。爲村人所仰望。人口品望無軒輊。余妻嘗過其家。見室中編列家人象架。知爲新製。艷其事。欲倣之。謂不爾。則聲望且爲所掩。余韙其言。又以人各一幀。不如家人合繪。更多雅趣。時尙。凡製家人圖者。類假古人氏族之有聲譽者。圖之。以爲比附。余以求之古家中。其人數老幼之與我適合者不得。乃就各人所

信仰之人。以爲飾。擬景既定。湯海爾大欣羨。請自飾爲亞力山大。圖於娃禮維亞之下。余妻欣然。以爲射雀之徵。於是乎在。畫工受命。竭力摹形。不數日而繪事成。乃龐然一巨幅也。精光神彩。惟妙惟肖。余妻更歎賞不置。詎裝潢畢。以室小無可位置。衆人嗒喪。倚之於壁間。村人知者。以爲家人圖。何以容不倫之外客。謗議沸騰。言多刻薄。其狡者。貌爲親昵。日傳不入耳之言。來相勸慰。實調訕也。厚譏難堪。弭謗無術。余妻曰。非得湯海爾之一言。不足以解衆口。使僞爲娃禮維亞。擇壻而取其可否。渠如阻撓者。卽強迫以要其婚。亦不爲過。余以婚事不容強迫。不可。娃禮維亞曰。使強迫之而無違言。兒猶願嫁。言辭懇摯。余不忍拂。實則於余之心。大相刺謬也。

迨後湯海爾來。二女潛匿不出。余妻款之甚周摯。曰。聞弗來姆鮑洛甫家大姑娘。將嫁史潘嘉君。眞嘉偶。富家女固能配好郎君。若貧無所有。祇求天佑。獨異娶妻者。類多賤人而貴財。以德容兼備之女郎。乃致無有主顧。公子之意云何也。湯海爾曰。姆言誠深切有味。煞耐人思。使我爲王。必爲貧家賢女子。廣造幸福。若尊府二姑娘。必

先得我惠。余妻笑曰。公子可人。好談詼諧。使老身爲王后。則爲長女擇壻。誠易易。渠年已十九。繼長增高。正是標梅時候。學問亦能動人。老身弗忍渠遠嫁。公子心目中。亦有好耶君。足以偶我女否。湯海爾曰。姆欲倩我爲大姑娘作伐。非得一高才巨富。聰明誠實之賢耶。足以享此艷福者。不敢報命。余妻曰。如公子言。亦有其人否。湯海爾曰。弗有。弗有。以大姑娘天姿麗質。超俗絕倫。我直尊之。敬之。名之曰天仙神女。人間凡濁。那堪消受。余妻曰。小女子不敢當此獎譽。村中有惠立姆史。新喪母。急求內助。數來我家納誠款。公子以爲得壻是人。爲擇之當否。湯海爾索然曰。所擇僅乎是。乃欲問我當耶。果如是。直以神女天仙。投之不識不知之儉楚也。不平之事。孰過於此。是誠萬無一當。旣而曰。我誠有我之真意。余妻曰。固欲問公子之真意。何祕之弗宣。湯海爾按手於胸曰。真意深藏於此。不能掬以相示也。言已卽去。

## 第十七章

惠立姆史。靜謹誠實。家亦小康。亦時來余家。貢誠意於娃禮維亞。余頗愛之。某日來。

適與湯海爾遇。各以怒容相向。娃禮維亞故爲嬌憨。曲意以款惠立姆史。湯海爾大沮喪。憤然不悅去。然娃禮維亞爲此。非由本心。故自經此事。悔歉怨戚之情。較湯海爾更甚。嗣遇二人同來。則抱怨以避。蓋難與周旋也。余語之曰。湯海爾如必欲娶汝。以渠實權。詎不能出誠示信。乃其所爲。若甘自退讓。以任人取勝。汝之貢誠。意於是人。終成虛夢。娃禮維亞曰。兒以其行跡言語之真誠度之。渠之遲遲。或別有故。兒知之深。不爲虛飾。再忍須臾。大人當知兒爲不謬。余曰。父母愛子。但求循實。以有成。不爲務虛。以取惱。今務用其心。以待不可知之湯海爾。而於誠實無僞之惠立姆史。一不措意。用情誠不當。余於二人。無有偏視。試以余意告湯海爾。謂余將尅期嫁汝於惠立姆史。渠如愛汝。出至誠。卽有他故。當不爲拘墟。致終身失汝。娃禮維亞從余言。而湯海爾之游移。仍如故。於是娃禮維亞疑悶滋甚。隱生悔心。時且避人靜坐。垂淚飲泣。蓋情欲亂於中。聰明爲之失守也。迨嫁期近。湯海爾絕跡於余之門。家中人始知絕望。不復生妄想。娃禮維亞亦坦然。不露慘狀。



余以嫁期漸近。家人能務於實。意致舒泰。語毛習史曰。婚事已逼。汝意若何。毛習史曰。兒意諸事皆當順遂。迨阿姊既嫁。我將向惠立姆史假釀榨酒盤。渠當弗吝。余曰。渠猶善音樂。更不足以振我神。增我樂乎。曰。笛楷常從之學。亦能奏佳音。余欣然曰。果然耶。笛楷何在。促之來爲余獻伎。盤爾曰。笛楷適隨娃禮維亞出。兒願勉奏一曲。娛阿翁。余曰。更佳。余將引杯賞汝妙音。沙灰調汝月琴。與汝弟合奏。奏已。余大樂曰。盤爾。我愛子。汝伎之佳。已若是。他日必能爲大牧師。余妻曰。使其宣道之才。弗異其音調。丈夫當不虛所望。渠舅家均審音樂。推重於時人。余曰。詩歌能養人之性情。而詞人筆銳。往往言過其實。毛習史曰。因描摩之過當。而風俗因之純駁。若蘭拉地方之歌謠。均淫靡。而其地多狡童蕩婦。習於野合。不事婚嫁。嘗有善男信女。立爲儀型。集男女於禮堂。勸之婚嫁。余曰。勸之誠是。且因地施宜。莫善於此。淫蕩之區。往往尋妻若趨市。隨地隨時。可得妻也。毛習史曰。兒知歐洲市妻之場有二。一在西班牙之方忒拉皮亞。終歲而一遭。一在英國之蘭拉。則夜夜可成交者。余妻曰。此言不謬。我

英固求妻最易之國也。余曰。妻者。齊也。助夫者也。世人有言。使英國架橋跨海。則全歐之女子。皆將連袂而來。取法令妻之儀範。蓋以我英女教昌明。可爲他邦師也。良醪罄矣。再取一瓶來。毛習史。汝且高歌一曲。以侑乃翁。余託上帝靈光。不擾不驚。享盡歡娛康樂。雖南面王。不我易也。台鮑洛。爾我年髯。已垂暮景。然秋老黃花。不讓早春桃李。且幸祖宗遺我以清白。我必以所受者。遺之後人。使我存。老腹不枵。更饒餘趣。我死。彼子女秉余之德。以裕後昆。則振我家聲。垂我名譽者。更無盡也。毛習史。汝何弗歌。余靜耳以俟。久矣。我親愛之娃禮維亞何在耶。彼之珠喉婉轉。樂余猶多。今夕樂。不可不一聆其雅調。

驀聞笛楷倉皇奔入。大呼曰。阿父。阿父。娃禮維亞逸矣。逸矣。余駭曰。何往。曰。途中遇二人駕大車來。一人瞥然下。擁阿姊與之吻。曰。相思垂罄矣。卽促之登車。娃禮維亞大號。旣入車。猶聞悲聲。曰。使老父知此事。奈何。余大怒曰。何物狂奴。劫我愛女。我幽嫺貞淑之愛女。乃效蕩婦作私奔耶。噫。人世幸福。平時名譽。掃地盡矣。天平。天平。余

心碎矣。笛楷曰。請大人稍鎮靜。余曰。何謂鎮靜。余必痛懲此狂賊。速取手槍來。賊如生於世。余必得之償我憤。詎謂余老朽。不能事耶。余將取槍。余妻扼余手曰。丈夫勿怒。君之手。祇宜執聖經。使稍寬假。勿爲此不肖女失本性。毛習史曰。大人宜稍息。暴怒以應事。多不當。請聽母親言。否則重其戚。且惡詈深仇。於平時大德有虧損。彼雖邪慝。大人弗宜惡詈。余瞿然曰。余曾惡詈之耶。曰。詈之已二次矣。余曰。若是。則惟天之赦我罪。以及我仇。雖然。余老淚不流久矣。今日之大戚。我淚將何日乾耶。孰謂我聰明伶俐之娃。禮維亞。不知輕生重義。不識廉恥。厚玷我家。笛楷汝姊之去。爲強逼耶。抑順從耶。曰。渠雖大號。伏於彼人之臂。不稍動。余妻大哭。不能成聲。曰。是誠忘親背義之妖物。無戀於父母兄弟。爲娼婦行。是欲致斑白老親之速死也。於是悲憤交至。索然度夜。而余追躡之心已決。必欲尋其究竟也。

翌晨。余妻猶諷諷然。罵之曰。賤人旣去。終不得再來污我無玷之門。清濁薰蕕。不能同器。遺羞若此。任彼奸夫淫婦逞所爲。我誠無惜此醜女。余曰。老妻。毋過刻。如渠悔

罪而歸。家中人何得拒而不納。余誠冀其速悔。速歸。女之被誘。實由樸質。此外可借。是以自懲。果其歸來。雖萬惡千眚。余猶與以自新。不失舊樂。毛習史。取余聖經道杖。來。余必追之。毋使其流而不返。

## 第十八章

強徒不逞。敢犯大惡。以意度之。誘我女者。必湯海爾。乃先趨其第。途中遇村人。言彼曾見同乘者。駕馳甚速。向恆邇司行。據所述。則劫我女者。似白慊爾也。余弗信。既抵湯海爾第。主人接納甚殷渥。叩以事。茫然弗知。乃信途人言。立趨恆邇司。該地距村三十英里。繁夥之區也。信心既深。不加揆度。以爲此行。必能得亡者。隨問途人。又無影響。向暮。始及其地。遇有乘馬者。爲湯海爾之門客。問余曰。昨夜遇女公子經此。往賽馬場。君將跡之耶。此去祇三十里也。

次日凌晨。復前進。傍晚及場。但覺景物繁華。鼓勇競賽者。盡人皆是。瞥見若白慊爾者。視余遙立。急就之。則避入人叢。不復見。計窮力盡。無術可施。乃大懊喪。知徒求無

益不如歸家。詎力悴神疲。熱症大發。乃就息於道旁之小旅舍。困頓淹滯者將二旬。而旅囊已罄。適遇書賈。入舍休憩。余往者所著書。經其印刷。用是相識。向之稍貸。俾歸計。日行十里。而身體頓健。事後追思。凡鹵莽圖功。大抵無進而有退。猶之登高務遠。望其前。盡坦途。及進。則步步經險阻。憑高俯視。謂谿谷間必暗塞。就之亦不少豁。意適情之景。可知實地不容虛忖。非身親實歷。惴恍無憑。而取境馭煩之術。皆可作如是觀矣。

歸途未久。遙見一車前行。接之。則游劇之車也。駕車者一伶人。謂將往前村佈劇。演劇者。在後行。未至。語云。旅途往往得暫時之良友。余於時俗所演。茫無所知。而古之戲曲家言。亦曾涉獵。問之曰。今日之主持戲曲者。何人。亦能追特雷亭及奧忒丸之盛跡否。伶人曰。君以古人望今人。未免重視今人太甚。特立亭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七百零七年。喬森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六百零七年。偉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七百零五年。一派。不演於時。已久。今日所演。大抵宗弗雷確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六百零七年。喬森

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六百零七年。沙士比亞英國大詩家。西歷一千六百零四年。三大家。此外諸家。無復有

人道及。余駭然曰。是三家者。戲曲家之泰斗。古音古調。乃能合時人眼耶。伶人曰。風俗日偷。貴耳賤目。古音古調。知者何人。演劇者。知世人喜舞蹈之無聲。乃投所尙。借古大家以媚世。非真能摹古人之高雅。余曰。然則今時之主持戲曲者。直遺古人之神。襲古人之貌耳。伶人曰。我不知遺神襲貌之謂何。特世人所好如是。彼不知一齣之意義若何。苟於楔子姿勢。有悅於耳目。讚聲即騰起。若一齣中不涉一謔語。觀者索興。劇場必不能成。質言之。康立克與否。克哈兩派。猶不合時宜。降格投時。古風所以難復。我輩徒求飽腹耳。

言次入村。村人沓至。若迎勝會。余爲羣人所繞。始悟同來者爲非類。趨入酒肆。甫入坐。一華服之少年至。問余曰。君爲班中傳教者耶。抑演劇者耶。余實告之。少年謝莽率。且招伶人入。同飲酒。曰。此酒近由政府提獎。故釀法精。銷路暢。而獲利甚厚。余思此人卽物論事。或政界中之議員也。旣以腹枵。命酒家進食品。少年止之。邀余及伶人就食於其家。情意甚摯。乃勉就之。

## 第十九章

少年邀余就食之所。距村不遠。既至。則廣廈華堂。實村間所僅有。膳室中。陳設精良。式多時尙。余曾數見之。不爲怪。少年出。命備酒食。視伶人閃目聳肩。似得生平無上之榮遇。俄。盛筵佈。少年率女士二三人入。女士被褻服。有蕩意。席次任意不拘。少年放言時政。常曰。自由者。我固多於人。亦我所深懼者。未幾席撤。少年問余曾見警勸報乎。余曰。未也。曰。然則亦未見度支報耶。余曰。然。曰。奇哉。我於報之載政治者。必盡讀之。若日報。公報。度支報。歷史報。倫敦晚報。豁脫華晚報。時事評議報。及各種月報。各報宗旨多不同。且互有攻訐。我則皆愛之。蓋我不列顛人以能自由。榮於大地。我以康華爾礦產之故。不免曲意以服從經理人。余曰。願君用此服從主義。歸於英王。曰。王若能遂吾民之志。而爲吾民之所欲爲。則我服從之分也。若其往後所爲。一如近日。不如我自行之爲佳。不必有望於彼。此意不可道也。我意王之顧問大臣。才猷不足。不能周悉民情。何不博訪於人之能贊助者。果爾。則所行之政。必燦然改觀。余

曰。顧問大臣。助王以布施政。一國之榮辱休戚於是係。有不善。宜大張其罪。憲政之國。扶弱抑強。故惟善人能稱其職。乃善人不惟不得官。而善氣之削亡且日甚。則執政之居心。國事之腐敗可知。而蠢蠢愚氓。猶囂然萬口同聲曰。自由。自由。亦知遺實務名。不知自反。卽所存者將不免。勢必愈求榮而愈受辱也。一女士曰。是何言。我未見人格之卑陋齷齪。公然敢鋤自由。扇虐戾。有如是者。自由者。天賦之權。亦我不列顛人最榮耀之恩物。少年曰。當今之世。乃有爲奴隸作辯護士。曠視我不列顛人之自由氣耶。君言抑據何說。余曰。君勿誤會。余亦心醉自由。謂是天之所賦。最榮譽之物。亦世人所歡迎恐後者。余且謂人生本偕自由平等以俱來。君民不容分階級。無君非民。無民非君。願世人惟善者爲能鑒空衡平。無好無惡。今將聯多數之善人。昌言立說。警覺頑風。使羣倫皆得平等自由之幸福。而此願卒不能償。強食弱。智役愚。天演之公理。無可避。君之圍人。乘馬而東西。以智勝也。而兩肩不能去。強有力者。定之。此治人與治於人者之制。雖亙萬古無可輟其圍。恆人之情。孰不懼暴戾。懼羈



糜。懼之甚。避之惟恐不遠。而世途擾擾。何在無暴戾。何在無羈糜。受虐既深。退而治本。於是羣推一尊以爲王。責其爲受虐者造幸福。一廓人世不平之氣。然而今之居高位。執大權者。無一非暴戾。於我一尊未舉之前。已根蒂其巢穴。彼將惡權位之更高大者加於已。不得逞其威淫。莫不悉心以抗王志。侵王權。使不離其故步。於是戾氣日益積。法律日益密。凡此強有力者。羣焉以與我王抗。則王志日短。王權日微。子然拱身於上。以受諸暴戾之箝制。如是則小民推戴之志願。終不能償。而平等自由。徒爲畫餅。

今使國勢利於有資。彼多財者。必挾厚以逞其能。聚財之道。曰商。曰工。工成於國。商人藉之。涉重洋以獲利於外。則商之利溥於工。而非多財者不能善其買。且彼惟利是圖。既得於商。又必肆於工。故富家謀利之源。厚而博。貧民墨守故封。猶惴惴焉恐不保。商戰之國。貴取他邦之財。商人既肥其私。又榮於國。國家重視之。亦殊於衆。甚且視其意向。而操縱其國政。駸駸焉成爲貴族政體。富家之婚姻。不及於齊民。積學

之寒士。不能參國政。於是富貴貧賤之階級。秩然以分。不容稍混。形勢懸殊。智者之心思。務趨於財富。富者恣享繁華侈靡之榮。猶且藉其餘。賄貧役賤。使爲己之聲援。把持以抗其上。故富人必有羽翼。隱然稱孤寡。是蓋循笛未兒背主之故智。欲張獨立之旗。彼以飢迫寒驅。奴思隸想。奔走於豪武。不知恥。喧呶乎自由不求實。若而人。誠不足責也。

若介乎極富極貧之間。又有大多數人焉。不屈於強武。亦不躋於豪富。是得中人之資。而能達兼窮獨者。無大欲。無窘情。故能宅心純正。爲社會之典型。人格完備。燭理精瑩。而時局卒不之容。故許可一善。無執行之權。阻撓一弊。無鼓衆之力。果使時君欲鋤暴安良。必重任其人。用資贊輔。蓋賢俊之士。猶保民之干城。使其得位。民氣無不揚。民志無不固。所不利者。惟彼自私自利之強武。巨阻梗於中。大願終莫能濟。且謀事不成。適授強武以組惡織奸之機會。語其狀。若荷蘭及維臬司之弊政。小民之生氣索也。是則欲爲民造幸福。足饜我所希望者。非人君具造化之功能不可。善善

惡惡之性。根於天。能充其量者。厥惟聖主。過於武則暴。不足則弱。暴與弱。皆無當於自由之真相。今之人日騰於口曰。自由曰。忠順曰。民權。是誠至榮至高之美名。而今則爲在上者愚民之口號。安得有聰明正直者。揭其真相。止其惡風。大聲疾呼。一破奸雄之膽。世之出全力以求自由。未嘗無人。我願靜氣平心。揆情度理。毋假美名以售其奸慝也。

余時盛氣直言。忘其所以。少年奮起厲聲曰。汝何人。我以盛筵接納。乃溷此僞飾神甫之羅馬贖種。我卽不爲康華爾礦產故。亦不能容。余踉蹌謝之曰。言近狂妄。乞原恕。少年大怒曰。曩棄自由生產。譏世貶時。直似著木屐以跨馬。不當極矣。卽萬恕千原。亦不能宥。去。去。速出我室。稍遲者。我將辱汝。余欲復言。忽聞扣門聲。女士驚駭萬狀曰。主人來矣。主人來矣。

主人主婦至。致敬曰。愚夫婦不知嘉賓戾至。失主人情。余以借飲者非同類。頗慚悚。繼見一女郎。益復跼蹐。蓋女郎卽愛利白洛也。女促前伏余臂。歡聲曰。別久思深。不

意相遇於此。果我舅姪知公來。當大欣慰。主人名愛腦特。知余名。傾襟推抱。曲盡誠敬。余告以來此之故。復大悅。強余留數日。繫維之意甚摯。主人復怒斥其僕。蓋先見之少年。實愛腦特之總僕。適主人出。竊被華服。作狡猾。以愚人者也。

翌日。愛利白洛導余徧歷主人家園。隨問喬奇近況。余歎曰。喬奇出已三年。曾無一字寄其家人戚友。自遭覆敗。不特蕩析離居。且有敗譽喪名之事。老夫日暮途窮。回思活克斐特之歡娛。恐今生不能復享矣。女聞言。潸然淚下。悲不自勝。曰。三年以來。問字者數起。悉屏之。將以有待。余慚感交集。爲歎歎者久之。

向午就食。劇會中招待員呈入座券。券印懺悔曲一齣。招待員曰。是齣本羅馬大詩家蒿辣史所創。古雅蘊藉。失演已久。邇自途中得某名士。名士學問淵博。獨出冠時。姿態逼真。神與古會。且位置自高。向不屑於演劇。以本會敦聘。始允演此一齣。誠難得之遭也。余頗歎其言。重以愛利白洛之慫恿。乃偕入劇場。場地湫隘。招待員導入優待席。伶人先數輩出。將及主演者。座中人靜氣注目。不敢稍動。俄主演者登場。余

爲大驚。幾至失性。蓋演者非他人。卽我潦倒之子喬奇也。余此時之擊觸。非設身處地。不能描其萬一也。喬奇見余與愛利白洛逼坐劇臺。姿態慘變。足不能步。噤不能聲。呆視木立。旁人以爲怯。鼓之。喬奇放聲大哭。速趨入房。余僵坐。不知所爲。愛利白洛慘色顫聲語余曰。歸休乎。但喪偕出。歸卽以所遇告之。愛腦特。愛腦特遣車邀喬奇。旣至。頗遇優待。余鎮靜不露歡感。愛利白洛嬌態憨狀。故爲兒戲。且卽物取諧。以遣人之愁悶。

## 第二十章

愛腦特夫人欲遣人取喬奇行裝。喬奇不可。叩以故。曰。身無長物。所與吾長途不棄者。祇一杖一囊耳。余曰。今日相見之窮困。更甚於別時。意者。汝已飽經人情世態矣乎。喬奇曰。兒懷大願。別親遠游。爲欲與世人爭一日之長。詎可以自信者。乃與世途相柄鑿。愛腦特夫人曰。公子清才逸響。卓犖不羣。愛利白洛曾道及梗概。幸以邇者所遭。相示一二。尤見公子之志行也。喬奇曰。夫人垂示。不敢稍隱。願三載飄萍。所如

輒阻。所見多於所爲。恐不足副夫人厚望。小子自命不肯以志氣讓人。故愈挫衄。愈振刷。卽今潦倒已極。而志氣仍不爲稍衰。生平第一挫。夫人所知。是祇可云失意。不足喪吾志。迨後游倫敦。以爲是首善之區。人才輻輳之地。苟懷抱利器。未有不遇。故發軔之初。欣欣然若飛鳥之得陽光。積鬱可以頓釋。乃顧余曰。兒至倫敦。持大人信投表兄某。渠境況僅稍勝於我。兒意得一中學校助教。爲安身地。與之商。表兄冷誚曰。此事於汝殊弗稱。我於小學校嘗任此職。煩屑卑陋。惱人欲死。不如任牛開脫教之監役。猶爲清簡。朝興宴息。日伺掌教之顏色。以爲榮辱。校中悴於學童之頑梗。校外不得爲完善之士人。以吾視汝。百無一能。不經勞作。不能調理學童。不慣與人同榻。且口腹習成。不能饜羸糲。舉此數端。非豫習六七年勞役。而欲就學校中事。誠夢想耳。然汝固少年有學。何不效我所爲。作筆耕。以圖餬口。今倫敦全市中業此者。將四十人。我將介汝通聲氣。彼等先時。類爲綴鞋賤工。且盡愚昧。自業此。或述史事。或評時政。亦儘有爲人稱道。而衣食居然無缺。

我聞表兄言。知學校職員。既無足取。姑就其謀。以爲賣文求活。效先哲特立亭澳。忒懷之所爲。亦足自豪。顧著作家。操牖民覺世之微權。爲求善者之揮導。且以文章問世。欲求人知。先求自信。挾持既鉅。學問相爭。於是窮吾心思。著諸鐸文三冊。卽物比興。命意新奇。而不失立言者導世之深意。蓋當執筆。擗辭。懍懍然以文明之地。人物之多。恐立言不善。受能者所攻擊。爲世所詬病。文成。頗堪自信。以爲窮困者。實益智增能之具也。余曰。喬奇汝言是。人各有獨到之見解。汝之見解固何在。彼文明人物。讀汝文者。作何語。喬奇歎曰。彼誠未嘗讀兒之文也。彼悉用其心思耳。目於黨同伐異之局。若兒特立獨行。無拒無受。故所爲文。一不及時人之目。而兒之願於是窮。日者。嘗飲於咖啡館。以文不入時。正涉遐想。忽一人入。止於旁座。相我既久。知兒爲士人。出其所爲理財意見書一卷相示。乞助資。將發印以問世。我辭以困。且因其問。告以所處之況。其人曰。君望固不奢。苦不知倫敦市中狀況。我取衣食於此意見書。已十二年。未嘗告乏。時遇貴人旅遊歸。或西印度人來自球買加。或鄉間富家婦來。

此者。必挾此以相干。初遇貢媚以博其歡。繼乃出書以求其助。既得其助。又乞其酬。我之勞。二者咸得。乃書其官階於簡端。以示其信。我術既售。彼受愚者。誠不必計也。今有需於君。適有貴人某。初自意大利歸。彼之閹人。已識我。君若以此書往干之。術必售。我兩人可以弗窘矣。余駭曰。是豈文人學士所爲。徒以口腹故。卑污苟賤若是。喬奇曰。彼固假文以行其竊行耳。若有學之士。知學問志氣。不容兩歧。故品以艱貞。才因德茂。彼視苟容者。無異蒙大辱。雖殺生不爲此醜行。我既卻其求。恐立志不堅。將以窮困累名譽。乃降我文格。就時人眼以圖不死。願志慮既高。地位又窄。慮再不獲售。直降志以召誣。既而文出。果無有顧問者。蓋時人方逐逐於空談無實之言。不屑視吾布帛黍菽之語也。亨屯之不侔。不能使人無懊惱。然而失意如我者。更非一人。亦互爲相憐相弔而已。

嘗漫游於簡姆司公園。遇向與同學之至友。富家子也。既見。略道契闊。我以貧富迥殊。趨趨嚙嚙。不敢接近。友名南特湯海爾。頗敦友誼。不以貧賤相棄。余曰。是爲湯海



爾與余地主同名。豈其人耶。愛腦特夫人曰。湯海爾與君同里。亦我家世友。茲聞其欲來。我甚盼候。喬奇曰。湯海爾憐我。頗能推食解衣。嗣是我主於其市中之第。主人豪放不拘。好自大。我代理其第中瑣屑。門客中有向爲水軍之甲必丹。其母曾爲某宦之洗衣婦。習於狗盜雞鳴之術。王逢迎。主人以其曾爲兵官。與官中之醜行者多相識。甚任之。彼忌主人之遇我厚。意存傾軋。我亦鄙其行。不屑與之羣。將暴其惡於衆。時主人適與某女子有曖昧。求助於我。此事雖不仁。兒以至友迫請。不得過辭。爲定謀以掩其跡。同人乃服我智。旋知該女固有名於市。亦藉此以填其欲。故負歉之心。轉爲稍殺。無何。湯海爾還鄉。以我曾有造於彼。爲遺薦函兩封。一致其從父勳爵。惠烈姆。一致在朝之某豪貴。旣別。我知惠烈姆能禮賢下士。先投之。及其門。僕人歡顏接。竊自幸以爲臧僕如是。主人之賢明必不虛。登其堂。主人卽出。上書。主人讀之。謂我曰。君有何德於不肖。得此至切實之薦書。將以不肖一言。取償於我耶。然不肖之所德。我之所惡也。我且惡君助惡之不仁。斷不能爲不肖作傀儡。我不責君。幸君

自省。我受其言。深自惶恐。蓋罪真責當。百喙難辭其咎。不敢置辯。出挾其第二書。投於豪貴之門。至則見執版伺候者。數以百計。舉惴惴然類如乞丐。俟門深大。欲入無從。不得已。將所有割半以賄其閹人。得導入一華室。介其僕。先進書。已則伺於外。環顧其室。窮奢極侈。金碧交輝。爲之目眩神駭。竊歎天下富麗之鄉。莫逾於此。一時功名富貴之心奮起。蓋謂有功於國。然後能享此繁華。而此間之主人。以此繁華供諸賓客。則其度量之宏。必不可測。正歆羨間。驀聞履聲出。遂自言曰。貴人出矣。既出。則內室之僕。非貴人也。未幾。履聲又響。意曰。是必貴人矣。既又知其爲侍者。尙非貴人也。俄。貴人出。遲其聲曰。汝耶。汝非投書者耶。我鞠躬諾。貴人曰。我知之矣。語未已。一僕呈一束。貴人卽出。我又肅靜不敢聲。再凝視華物。俟貴人復來。久之。一人入曰。主人已及門。將登車出矣。大驚趨出。同我者。三四輩。同聲求恩典。我亦大呼乞覆示。其時貴人已入高車。一時間車聲。馬聲。咤叱聲。喧嘩萬狀。而貴人車中之聲。乃模糊莫可辨。我乃伺於其門。不敢進。又不忍退。引領以俟貴人之歸。以爲歸。必與我以榮寵。

遲之又久。貴人不歸。而門次諸人閤然盡散。久之久之。豪貴之門。寂靜如故。而我之身僵。我之心冷矣。憤恨嗒喪。轉歎怨尤叢集。見棄於豪華。則歡迎我者。當在巨浸之水。大海之濱。於是足不行而自進。身不動而自移。忽探羞囊。猶存金鎊半個。不覺死灰復燼。餘望復生。謂是莪莪之不我棄。生路或尙未絕也。

克立史浦者。以販賣人口獲巨資。日招工人。餽以每年三十鎊之工金。窮極無聊者。歆此微利。捐棄畢生自由而投之者。甚衆。渠乃載之美洲作奴役。我以絕望之餘。人窮志短。謂是蟄居養晦。亦可以避世人之指辱。投之。入其廬。先入者。數已纍纍。皆投生無路。胸填憤怨之徒也。人蟲品劣。嘈雜萬端。未幾。奴賣同胞之克立史浦至。驕倨傲岸。羣人懾之無敢譁。克立史浦曾與我相識。既見。陡施霽容。略問數語。曰。以君聰明。何之不可。乃役役於此。又靜思片時。以手加額曰。好機會。適有某公使。自賓雪兒伐紐調任印度。我將爲君謀一參贊。庶足以展驥足。我笑其言之不倫。知其妄。願以溫言笑語之可親。乃半我所有。謝其情。拒其所請。於是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矣。既出。

遇相識之船主某。邀我同飲。我悉以近況告。船主曰。君幸不惑其言。否則終身不能脫奴籍。爲君計。不宜出學界。明日我船將赴亞摩期德登。今荷蘭人方役志於英文。以君才學。涉其境。必大得意。且力慫之。我惑其言。從之抵荷地。然而促迫孤窮。至此乃更甚。踽踽然獨行於康衢廣道中。異言異服。異景異情。強合人語。瞠目結舌。不能達一言。始大懊悔。謀旣不成。將求歸國。忽遇愛爾蘭游學生自羅萬回國。異地相逢。傾談所學。陡忘逆旅之窮。游學生曰。羅萬大學校中。科學咸備。而知希臘文者。幾無一人。我欣然欲往求一席。以補其所不足。與之商。游學生曰。物以罕而見尊。君果往者。兩得其美。於是決然行。數日。抵羅萬。囊澀途艱。疊遭危窘。誠無異伊索之一筐兩脚也。旣至。不因紹介。直接堂長。陳志願。堂長疑不實。爲譯拉丁文少許。示之信。堂長曰。老夫生平不解希臘文。居然戴博士冠。服博士服。身任堂長。歲得金一萬弗洛令。一弗洛令膏梁文繡。充足有餘。人不能議我孤陋。然則希臘文者。有之不爲多。缺之不爲少。孺子所求。我不能應。

所望又虛。旅囊已罄。去國愈遠。求歸愈難。然圖謀既塞。志願轉平。復前行。及法境。以爲可以勝人者。尙有音樂。唱歌行乞。亦足以療飢。詎歷行諸地。皆僻壤窮鄉。居民不知求生趣。清歌雅樂。無異對牛彈琴。嘗及一鄉。垂暮。請鄉人。願以一曲高歌。易一宵臥地。鄉人不可。強之鄉紳。鄉紳醜我伎。曰。不值一文錢。我乃大異。思我豐厚時。一歌一韻。固能得名士之徽稱。博美人之清盼。何今日乃遭擲掄。於是知有求於人。雖有所長。不能免無端之侮辱。世人之評騭。固視其人之豐蹇。而定其高下也。自是隨行隨乞。及於巴黎。巴黎之人。重財而輕才。我兩無所有。不敢存奢望。棲遲於彼四五日。忽遇我倫敦所別之表兄。他邦遇故。互道因緣。表兄曰。倫敦有素封。初承遺產。博搜圖書金石骨董之屬。知巴黎多古物。託我來承此役。我竊疑異曰。是物浩瀚難稽。非精鑒者不能指其真贗。兄素未研究。何以善其事。曰。是不難。我雖不識其精。乃有獨得之秘。凡聚精會神之筆。其物必表異於衆。若遇潘如及腦之績。意大利美術家極口稱道之。則人不敢我欺。前在倫敦教弟賣文。今將教弟求古畫。視勢以應變。卽物以揆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有所泥。雖專家不能無失。我乃豁悟。勇氣復興。就其居。從其教。視其所爲。類多權術。誠市井之能人也。未幾。表兄事畢。離巴黎。以我旅游多閱歷。遺保證書數封。備求職業。適有公子某。初承從父巨產。將徧歷歐洲。自西印度來巴黎。乃訂關書。延我爲保傅。公子年纔弱冠。精會計。爲他人所弗能及。度支出納。較及錙銖。與人言。動曰節約。遇物之可購者。必曰。倫敦亦可得。甯省此數日息。沿途攬勝。恣所歷。不稍措游資。必不得已而出者。強爭曰。據我所知。弗值也。遇旅費之未曾經者。終不一破其慳囊。抵蘭行。相與散步放舟。忽問曰。自此涉海赴英。費若干。答之曰。較陸行者。無甚差。卽按日給我脩。作別。自攜一僕赴倫敦。我又失伴。以習經之。不覺窘。外國大學校。往往定期開辯論會。來賓入座。勝者得獎金。日膳夜榻。我之徒步千里。得歸祖國。實賴於是。

三年飄泊。困難備嘗。而世態人情。自以爲所知不少。大抵貧民之國。政宜專制。富厚之邦。貴用平和。天下惟有資。然後能自由。充欲自由之心。雖抑制侵犯他人之心思。

權利苟益於己。無所不用其極。既歸國。卽欲赴家省親。然後投團練隊。效用於皇家。詎途次遇舊相識者。近入優伶會。將來此佈劇。會中人知余精於古本。甘言厚禮。浼我增一日之光。我思時人好奇喜俗。鮮有視此爲先人風雅之遺。古調不彈。已數百年。有爲之者。羣且指辱。我烏能就俗以媚人。願却之不情。勉爲串一劇。此我登臺演劇之原由也。

## 第二十一章

喬奇旅游之史甚繁複。次日午後復補述。有人運旅具及門者。曰。是湯海爾之物。座人咸喜。侍者密語余曰。湯海爾公子存厚意於愛利白洛姑娘。我家主人主母亦甚望其成伉儷。既而湯海爾至。見余父子若欲避。余迎其前。引與握手。略述來此之由。湯海爾溫顏笑語。備極欣幸。茶後引余私問曰。娃禮維亞若何矣。君曾以此事告之。喬奇及愛利白洛否。余曰。亡人尙無踪跡。亦無暇語他人。湯海爾頗有幸色。曰。君誠智慮周密。醜事宜秘之弗宣。大姑娘所爲。當非本意。或不若我輩所測度。言次。僕人

來招致踏舞。遂去。余頗感其關切。聽其所言。嗣是以愛腦特挽留之切。余父子滯於其家。將一星期。靜中體察。覺愛利白洛傾愛於喬奇日益深。湯海爾之友愛喬奇亦日益厚。

日者將告歸。湯海爾欣欣然告余曰。有某軍將移駐西印度。軍中遺旗弁一缺。我已爲喬奇道地。得措金百鎊者。可驟補。且曰。事本尋常。聊以慰至友之落魄。如百金不能措。我爲代籌。待君裕時歸我。余頗愜意。且感其誠。爲書契向之。貸百金。措置既備。喬奇興致豪舉。欲卽行。湯海爾亦敦促。而愛利白洛戀戀之情。溢之眉表。一如妻送夫征。不忍遽別。余呼喬奇送之曰。汝小子將爲國宣勞。亦知愛國忠君。本我不列。願人至大至榮之公務。汝其無忘乃祖之勛蹟。追配前人。設不幸則從軍帥同命於沙場。汝惟有進無退。毋累愛汝者之羞。天將以世人至寶貴之眼淚。潤爾沙場不葬之骷髏。

喬奇從戎之次日。余亦辭衆赴家。竊思爲女而出。今祇獨歸。不禁嘆息。惟冀上蒼默



佑善人耳。距家將二十里。少乏。僱馬行。向晚。止於旅舍。招主人縱飲劇談。涉及湯海爾。舍主人曰。鄉人惡此人之深。無異愛其從父之德。彼以口蜜腹劍。凌躐鄉人。有女之家。受其愚。累其室。而女之因而失者。多矣。渠得之。恣二三星期之淫亂。卽棄之。不加惜。言次。舍主婦自外入。怒其夫之歡飲。出諍聲。其夫出謔語調之。婦曰。心夢芝汝惟兒戲。奴役我。我誠不能耐。家中瑣事三與一。我理其三。無稍亂。汝惟嗷嗷與客人作長日飲。并不理其一。使我得一瓢醇醪。沉疴可立退。汝乃不分我一滴。余知其意。急酌酒呈之。舍婦受杯甚敬。曰。我非禁丈夫不事杯中物。以所事因之不修。旣以招客爲業。不容昧昧。設客有負值者。我將何以聊生。渠乃從之狂飲。不省。近有幼婦來。止樓上。嬌姿柔質。旅況蕭條。似不能速償我值。我甚着意。其夫曰。彼雖不能速償。終不負值。何必着意。婦曰。我誠弗必着意。渠旅此已半月。從未給我一錢。夫曰。渠將總給我耳。婦曰。總給更難。卽今必強其清我值。否則我必逐之。夫曰。汝母鹵莽。如彼温文有禮。何可蠻辱。婦曰。弗論温文俚俗。不理我值。皆當驅逐。縉紳之士。隨在不居。負

地。彼虛有其表者。我不見有所可。言已。驟然登樓。怒詈逐客。

客居逼近余所居之室。聞厲聲曰。去。趣攜汝物去。汝爲無恥之娼婦。此間不容汝嬌懶。如汝浪蕩。祇宜向不支資費之家。藏身度日。趣去。勿少遲。客哀求曰。乞姆慈悲。憐我窮途無告。再度一宵。一出門死矣。余聞其聲。似爲余出亡之女。大驚。促登樓。見舍婦。捽女髮將下。視之。果娃禮維亞也。急前擁之曰。女兒。余親愛之女兒。余覓汝久矣。汝今伏於老父之臂。母懼。汝以眚慝。見棄於人。余終不忍棄汝。娃禮維亞咽聲曰。父親。繼復驚怖不能語。靜少時。大哭曰。父親。父親。不惜如天之愛。不棄不肖女。兒犯大惡。擢髮難數。恨佞賊肆毒。尤恨己之不自愛。大玷身家。深知大人不我赦。且必不能我赦。余曰。娃禮維亞。余以天良之心赦汝。汝能悔悟。猶有餘欣。曰。兒卽不死。戴羞而活。在家在外。舉無容身地。且父親清癯殊甚。當爲不肖之惡。憂勞所致。兒罪難赦。請大人曠達。母自苦。余曰。汝爲少不更事之婦人。骨肉天親。胡能曠達。家中人與余一致。曰。父親何遽以婦人斥兒。余曰。余言過直。爲不忍以周旋世故之術。行諸骨肉。汝

毋誤會。時舍婦知余兩人爲父女。引居密室。

余問娃禮維亞受愚之故。娃禮維亞曰。是爲喪心昧良之佞賊。兒素視爲清華誠實之善人。坦然相接。余曰。然。余固知爲白慊爾也。彼主我家。乃作此惡賤不仁之事。曰。父親猶不知其情。白慊爾實不欺兒。且陰行保衛。囑兒慎防湯海爾。今知渠言誠不謬。誘兒者。湯海爾也。余大驚曰。湯海爾何至若是。曰。湯海爾嘗誘兒。且賄二女士來家。將引兒至倫敦。二女士淫凶惡劣。不齒於人類。白慊爾信中言。非過分。余歎曰。人心難測。湯海爾之惡。乃至於此。然汝固聰明。又受教育。何不能自省。竟受其愚。曰。湯海爾凶無人理。誘兒後。卽串某神甫。迫兒潛行婚禮。余駭曰。汝已與湯海爾行婚禮耶。主婚神甫。何人也。曰。兒於行婚時。曾設誓不洩其名。余曰。汝旣嫁湯海爾。余更欣幸。木已成舟。事已成遂。人心雖譎。終不得凌躒法律。曰。大人猶不知奸佞之詭秘。彼介此神甫。誘閨女。行婚禮者。數已七八。皆已棄置如路人。若兒亦其一也。余曰。賊子胡得乃爾。神甫之罪。自不容誅。汝明日必聲其罪於衆。曰。立誓於前。寒盟於後。可乎。

余曰。汝欲謹守小信。余不能強。亦不敢強。實則大德不踰。小德不妨出入。汝一言。可  
以免他人未來之巨禍。惟我宗教以獨善爲言。雖知利害有權衡。杜漸防微。不敢以  
小眚累大德。善惡同馳。不能措手足。則宗教家之範圍狹也。婚後若何。曰。結婚之翌  
晨。湯海爾卽引兒見二幼婦。彼以被誘而棄。名節已虧。安心行其醜業。惟時兒入障  
已深。不思借鏡。亦不省所爲。大悖禮法。溺愛醉情。日以舞踏修飾游行爲樂。亦有旁  
人囑兒及時審慎。兒以爲彼皆敗人清興。一不之省。而湯海爾之情意日加殺削。至  
於暴戾。視兒若眼中釘。始悔悟。殆後。將以兒贈其友某男爵。兒乃大憤。冒其味良無  
禮。願與之離。渠卽贈兒一銀篋。兒擲篋。盛怒出。以蒙天下之大羞大惡。思遠離家鄉。  
不敢覩顏見親屬。途次遇戲劇車。乞附之。遂寓於此。以一人之惡。遺合家羞。父母兄  
弟。固是愛兒。醜辱若斯。兒誠生不如死。余曰。汝勿自責太深。未來事。何必遽無樂趣。  
夜深且息。明日隨余返家。家中人皆望汝速歸也。

## 第二十二章

翌日侵晨。攜女赴家。風光和煦。入目怡神。天帝愛人。誠有甚於父女之相關也。余乃卽物借景。用善言慰女羞怯。思女歸。必遭乃母申斥。余當善爲保持。語之曰。汝勿慮。乃父於汝稍有歧視。余苟一息尙存。無不力爲區處。來日方長。慎毋頽喪。獨愁遺悶。莫善於書。生趣固不薄也。是日馬蹄不速。距家五里。日已暮。乃置女於旅館。命館主婦爲女備食。語女曰。余今先歸。翌日借沙灰來接汝。言已吻之返。

夜色荒涼。暮煙四起。遲行躑躅。思離家匝月。久不與家庭之樂。今日歸。老妻傾愛。稚子承歡。此樂正自無極。旣而夜深景靜。惟聞犬吠雞鳴。將抵家。瞥見守戶之狗。搖尾前導。若歡迎狀。而其時已交午夜。及扣家門。聲音寂靜。知家人盡入黑甜鄉矣。自門隙窺之。乃大驚怛。蓋門以內。紅燄黑煙。焚如之兆。已不可救。於是大聲狂呼。擲物示警。毛習史驚起。醒其母妹。蓬頭赤腳。奪門出。旣出。火勢滋烈。妻女木立呆視。若不能自舉其軀。余大驚曰。何在。笛楷盤爾何在。余妻嗥聲曰。葬於火矣。我必與之同死。忽隱然有聲自火中出。余渺不自審。冒火投身入。狂吼曰。兒何在。兒何在。兩兒同應曰。

在此。在此。時烈火已逼其榻。余促前抱之。衝煙疾出。甫出。屋蓋盡圯。余乃慰之曰。我所至寶貴者。絕無缺。身外諸物。任其焚燬。弗惜也。兩兒天真爛漫。以離余久。互承歡笑。余妻時號時笑。狀若狂癡。少息。陡覺臂間大痛。始見余之衣袖盡燬。臂傷甚劇。乃倒臥不能稍動。毛習史恐敗倉廩。竭力遏燄。未幾。鄰右咸集。而烈火已燎。無可撲滅。火既熄。余平時所積。盡歸一炬。鄰人知余蕩無所存。羣出衣服需用之物。并另治一室濟之。聊以避風雨而已。恐怖稍定。時已向明。乃告以獲女事。又以臂劇難興。命毛習史偕沙灰往接之。

娃禮維亞歸。羞縮不敢前。余妻曰。貴人來耶。寒家荒索。愚母女鄉。儉樸陋。何敢當貴人寵貺。既而曰。大姑娘。汝父母老況淒涼。至於此極。汝所爲。惟上天或能寬恕。娃禮維亞色白身顛。欲哭無聲。欲言無語。余大不忍。毅然謂妻曰。老妻太忍。願此後勿復爾。余覓女歸來。大非易事。信其能自新。再補天倫之樂。今萬折千磨。命幾不保。何忍再於骨肉之間。爭閒氣。世間惟和順。可以拂不祥。惟懺悔。可以邀天佑。天之愛自新。

甚於愛率性。率性者常有。自新者。不能百人而一也。

### 第二十三章

大難雖過。安居未復。毛習史辛勤終日。重治舊巢。鄉鄰情重。各以其時來助工作。余以臂病不能動。未幾。舊居重振。其中最出力者。爲惠烈姆司也。惠烈姆司猶向余女款款納誠意。女峻拒之。謂此後勿復存相干意。由是怨憤悲戚。積久日深。似不復冀有生存之趣。家人歡聚。獨抱向隅。昔日容華。變爲枯寂矣。沙灰極意慰藉。不能稍迴其悲戚。余思欲釋殷憂。道莫妙於鑒古。語之曰。娃禮維亞。吾人之因緣福澤。盡倚於天。圖之無益。悲之更無益。昔有女士麥帝特嫁於南鮑立頓之某高貴。生一子卽寡。年未二十也。嘗抱子登服邱那江之高閣。子瞥自懷中躍入江。女大戚。亦投江覓子。子不得已且垂溺。時適法蘭西侵意大利。軍艦過。援之。以爲虜。將就戮。法將軍悅其美。載以俱行。遂爲夫婦。未幾。將軍以功擢軍帥。伉儷甚篤。處多年。遇大敵。軍垂覆。避入城。城亦陷。城中將卒男女。盡爲意虜。法意世爲仇讐。虜於敵。無幸免。殺戮之慘。互

古未有。於是法軍盡死。主帥亦不免。決期屆。解虜帥入法場。行刑者執刀以待。突見麥帝特入場。持待刑者哭之曰。妾命何薄。嫁夫而寡。及事將軍。謂可以白頭偕老。詎今日見將軍就斷頭之刑。誠如是。不如死於服邱那江之爲愈也。意帥年甚幼。初見女美。甚異。及聞女言。大驚。出壇。投於女。稱阿母。蓋意帥非他人。卽女投江之子也。乃赦法帥。使親誼不絕。余述此事。謂曲盡釋憂之術。而聞者意緒滋惡。自是在羣向隅。在獨飲泣。推其意。慮湯海爾娶愛利白洛。而名位將不己屬也。

余知湯海爾恣橫無忌。向以誘惑余女。故讎視愛利白洛。究其真心。未必不如娃禮維亞所慮。乃遣毛習史投函於惠爾毛脫。究虛實。且以渠所爲。告之愛利白洛。毛習史去三日。始歸。曰。湯海爾近與愛利白洛鎮日行游鄉里間。爲預婚禮式。男女從之者。冠履如雲。出則贊車文馬。入則酒池肉林。儀飾之盛。爲近今所未有。鄉人羨之。不置。而主持此盛者。乃其從父惠烈姆勳爵也。以新郎之豪於資。新娘之富於艷。若湯海爾洵可謂享盡人間艷福矣。余曰。毛習史彼所爲。汝果有動於中乎。如我茅舍竹



牀。泥塗土壁。且老病顛連。號寒啼餒。彼我之景。迥不相侔。亦烏容默默。不圖進取。汝曹母僞作清流。鄙其奢靡。亦勿徒艷羨。自喪英風。世變無常。果能銳慮勤身。安見彼之豪華。不爲我有。凡人之生。各有一途。善人遵道而行。如赴家者之必得娛樂。彼詭遇者。逞一時豪武。終爲赴配之罪奴耳。余將復言。忽見娃禮維亞神魄陡變。余妻扶倚片時。始蘇。適有里中人來餽余肴物者。辭致甚密。余思此物之來。殊突鶻。顧不敢揭其疑似之跡。增家人悲憤。而嗣是譏諷之聲。復自騰於鄉人之口矣。

## 第二十四章

余以鬱居蒸悶。率家人移食於花榭。命沙灰唱歌助樂。顧景物雖佳。實娃禮維亞初遇湯海爾之地。觸物增愁。愀然不樂。余妻憐惜備至。曰。娃禮維亞。汝父爲消愁到此。沙灰已歌一詩。汝何默默。不爲爾翁增樂趣。娃禮維亞強自排遣。歌曰。

翳幽蘭之旖旎兮。處空山而自芳。奉芙蓉以爲佩兮。擷薜荔以爲裳。胡造物之不仁兮。迺薰蕕兮同器。恥艾蕭之競榮兮。旋秋風兮捐棄。嗟吾既有此內美兮。

指清流兮誓心。惟天地之永久兮。賚幽恨兮無垠。

歌聲梗楚。幾不能續。忽見湯海爾自遠處駕車來。娃禮維亞更沮喪。急扶沙灰回家。避遁。而湯海爾已下車趨至。

湯海爾登榭。夷然問余安否。閒逸若無事。余厲聲曰。汝直無恥惡物。乃作此假面目見人。將謂藉此可以避余斥責耶。脫余不爲老病。汝必不能逍遙事外。曰。奇哉。君言我都弗解。豈爲樂君之女。遂謂我無禮耶。余曰。賊子。胡得再觸余怒。余雖貧。亦世代簪纓。不能承此巨辱。曰。如君或君女拘迂不化。卽亦難強。實則君地位頗寬。苟有所需。我必樂爲之助。我意不如令君女速醮。倘君女有所歡者。事更奇快。我愛敬君女之心。固永矢弗諼也。余遭此奇辱。憤不能遏。怒叱曰。汝誠毒如蠅蜴。速去。毋再肆毒。使喬奇在家。必不寬汝。余雖老病。亦不能卽此了事。曰。我所言。亦君自招。我與君事多未了。固不能遽爾絕交。前日稱貸百金。我以婚事需費甚鉅。君勿視爲緩圖。至於租費。自有經租者理直。且我將與愛利白洛行婚禮。君家與渠。雅有情愫。屆時幸君

父女欣然駕臨。同襄盛典。勿羞縮。爲人齒冷。余曰。汝勿盈驕。汝棄我女而重娶。余終不汝直。盜泉之水。一掬一污。亦不望汝推重。爾我貧富強弱舒慘榮辱。本不相侔。使各治其事。余雖貧弱慘辱。猶得以優容表儀天下。汝雖得我宥。終不得逃我所鄙。曰。果如是。君無悔。試看理屈而受責者。究在何人。言已。悠然去。余妻與毛習史深慮招禍。惴惴然憂。余曰。狂徒肆橫。任所爲。逆來順受。窮愁無益也。

翌晨。湯海爾之經租者至。坐催所負。及夕。牽耕牛去。猶不得值。妻孥懾此威焰。慮以衰病之軀。冒風寒。遭狂狴。挽余貶抑。邀湯海爾來。表以情意。余不可。曰。果如所言。不特自貶。且大背禮法。如彼凶暴。余聲其罪而赦之。不背於公。亦不失余私德。若畏其殘暴。哀以情意。則必是其所非。而天理滅。乞憐苟活。而人格喪矣。稍有人心者。不爲汝等奈何。強余作違心事。而辱及終身耶。使余不得安於此。任何所之。余必攜汝等同行。不失倫常之樂。身世雖窮。天君固自泰然也。家人愁慘不釋。坐以待旦。及晨。啟門。始知通宵大雪。途徑盡塞。毛習史爲清除門前厚雪。忽倉皇入。驚告曰。見二半役

自遠處來。似趨余家者。無何。二人入。直逼余榻。言奉牢署遣。欲捉余官裏去者。余曰。二君冒雪提人。知不能免。願嚴寒砭骨。老夫以臂傷於火。適發熱症。途長雪厚。褐衣不完。病軀實不堪其苦。或可以稍緩乎。兩役獐狎。不可。余願妻孥收拾殘物。準備同行。娃禮維亞知禍由己召。仆地抖震。不能起。毛習史扶持之。余妻身戰色變。勉抱兩兒。沙灰整理諸物。從容不迫。將一小時。悽然就道。

## 第二十五章

娃禮維亞以數日鬱悶。亦患熱症。不能行。牢役有備馬者。與之乘。蓋惻隱之心。盡入同具。雖殺人爲業者。未能盡亡也。余妻與毛習史各攜一子。沙灰扶余緩步。熨貼備至。而涕泗滂沱。至不能仰。蓋悲乃父之老病顛連。非爲一己之苦難也。運行幾二里。忽聞羣衆鼓噪追來者。約五十人。直遮余前。執牢役語之曰。是爲我輩仁厚之牧師。速釋之。不爾。我等將以身家性命任此保護。與汝爭此善人。聲勢洶洶。若將用武。余急止之曰。是何言。此豈諸君愛余之術。亦豈余平時屬望諸君之心。憑鬻競之氣。作

此暴動。於諸君與余。皆有不利。果誰爲我首。出此下策。以害余耶。願諸君勿受人愚。諸君愛余固深。然余此去。不過數日勾留。於性天甯有不適。諸君能循分守法。勿背余平時推抱之忱。毋使他日見余有慚色。是卽諸君愛余之真也。羣衆聞言。猛勢頓釋。各與余揮淚握別。

向晚。抵一大村。是村故爲巨鎮。甚繁夥。日久衰替。所靡然存者。獨一巨牢。此外不能尋古蹟。入村。就下宿。安頓妻小畢。卽赴獄。該獄於軍興時。特建以備俘虜。茲則用以禁民犯及負欠之不能償者。製式寬廣。牆壁階地。俱用巨石實砌。人各一室。入夜嚴扃。使不得雜。嘗思天下愁刑慘狀。必聚於巨獄深牢。顧余入獄。所遇諸象。殊出意外。羣犯見余至。咸來索酒資。謂新犯例出酒資徧饗老犯。余以囊資垂罄。悉付之。羣犯喧呶。聲若雷動。余大異之。以爲惡陋如彼。尙能自樂其樂。余雖不幸與之同牢。素以樂天知命自居。甯復有所戚戚。

余時負隅默坐。忽一犯至。傍余坐。余意來者必非善類。詎與之語。吐辭清雋。深明社

會之情況者。問余曾否備臥具。余以時促未備告之。犯人曰。此間廓落空寒。君必不能耐席地而臥。與君相憐同病。僕將分我所有。衛君殘弱。余謝其誠。竊異牢中亦有教仁勇義若是者。語之曰。患難賙恤。古人所難。然使獨居孤守。則羣體不能結。世界之狀態將若何。犯人曰。君言世界。僕以爲世界之狀態。複雜離奇。至難方物。其間萬物之生長消息。窮古今大哲學家之腦力。不能探其真寔。若薩考南星。墨內他。不老直史。及羅懇諾史。犖犖諸大家。殫畢生之精力。終究一無所得。余止之曰。君今所言。余於惠白立奇。似曾領教。尊名非金琴生耶。犯人點首。余曰。君且向博士辟立姆洛史購馬者耶。犯人恍然頰頰曰。然。曾向君購一馬。未付值者。僕誠罔君。且所罔非君一人。僕之拘於此。實爲君之鄰翁弗來姆鮑洛夫所控。指爲私鑄銀幣。控辭嚴。故受賈殊酷。平時設騙陷人。至今日適以陷已。言已。示其手鍊。余曰。君不以余之窮促。知施與者之不能報。欲假余以衣衾。用意仁厚。前事可勿提。顧往者遇君。乃精神矍鑠之老翁。今何變爲英氣勃勃之少年耶。曰。君誠少見多怪。僕習於易容術。能於俄頃

之間。百變其形。既而歎曰。使僕稍易此愚人之術。從事於正途。則今日亦已富矣。乃遊戲人間。自貽伊戚。被惡名。受刑辱。一隙未嘗不明。追悔已慚無地。君誠長者。使寬我既往。納之友侶之列。則感君同於再造矣。言次。一牢役至。唱名。命各歸宿。隨即屬閉。又一人負薪草。引余入深暗之窄術。抵一室。室頗暢。余乃佈草於室隅。作臥地。

## 第二十四章

翌晨張目。家人已至。各垂淚暗泣。余慰之曰。汝等勿以余居此爲苦。余於夜間得酣睡。無所苦也。娃禮維亞何以不來。曰。渠以長途勞頓。熱症轉劇。故止其來。余乃命毛習史就獄之近處僦二室。足以居一家人者。便不時探候。毛習史就近徧索。得一室。僅容一母二女。牢卒曰。此室尙寬。足以居三子。君若命之同處。可以遣君寂寥。余爲首肯。問二子曰。汝能安此地榻乎。笛楷曰。兒得伴阿父居。甯有所苦。盤爾曰。阿父所居之地。即兒安身至樂之境也。余爲大悅。蓋兩兒皆孩提也。居處既定。命沙灰調治。娃禮維亞。余妻供余服役。幼子在監。事課不輟。繼謂毛習史曰。一家數口。所恃以不

死者。惟汝之力。汝年已十六。智裕力強。正在有爲之日。能勤能儉。營一日之功。足以保汝父母兄弟不爲餓殍。夜間工作。次日出售。遺大投艱。一息不容有懈弛。勉之。毋負余望。

派責畢。余出室散步。將以探獄中狀況。所至則叱叱聲。怒詈聲。戲訕聲。諸所橫逆。紛至沓來。不可向邇。不得已返室。竊思曠悍若此。陷溺已深。非鬼斧神功。必不能醒其蒙昧。然見溺不援。於余心實不能釋。於是奮勇復出。遇琴金生。告以意。琴金生大笑。極言不可。曰。欲正其謬。必先結其歡。此非酒肉。不能致也。余如其言。乃集大眾朗誦經文。惟時戲笑怒罵。至不堪狀。余故爲不察。誦經畢。視諸人。絕無感激。甚謂所誦皆不經之言。不堪入耳。余說之曰。余固無狀。君等誠不必以人廢言。人各有天賦之聰明羞恥。以惑於外誘。沈溺日深。循是而往。將終爲外誘者之奴。今諸君何乃類是。且試問奴於外誘者之甯有得耶。腹枵不知饜。口污不知濯。諸君亦太自苦矣。今試事一人而不洽。則必舍之。以求可以致身者事之。以圖後望。盜人之財。不免於罪。若懼



罪而求庇於竊。諸君皆知其愚。今賊人性。伐人心者之罪之浮於竊。不可以同日語。而諸君奉之若依歸。則是諸君之愚更甚於盜。何不思之甚也。余言既畢。有獷悍如故者。有默思不語者。亦有欣然就余握手。歎爲難遇。乞余接納者。余大悅。約次日重演。費一席言辭。而大願之成。已有其兆。使致功不輟。則同獄諸人。胥登覺岸矣。歸室。余妻與沙灰至。酒食已備。彼之入。由窄術。故不與諸獄犯遇。琴金生移其食。乞與余同饗。渠與余妻子未謀面。至此始見。歎息曰。羣公子天際人物。豈宜涉此地乎。余曰。諸子得天誠厚。果其佳也。偶爾之蹭蹬。何足計。琴金生曰。僕謂君畢生之歡娛。固是不淺。余曰。對此足以忘憂。使無若輩。余不知有生存之趣。苟遇不幸。受愚於人。則余之樂將不保矣。琴金生自視毛習史曰。言之有愧。此君似亦曾蒙我術者。毛習史恍然微笑。握其手曰。聲音猶是。貌則非矣。然不解君於爾時。何以知我必蒙君術。曰。於君之服式知之。人之蒙我術者。不知凡幾。多有智於君者。天下愚人多。盡人而施我術。不奇也。僕惟售我術於聰明人耳。毛習史曰。君操術甚奇。果樂於其道。抑僕

以供遊戲也。曰：皆有之。實則誤用聰明。損人而不能利己。凡人多疑則寡斷。寡斷則事不成。譬之行道者。疑隨遇者皆爲盜。欲進而不前。如是而欲達其欲至之方。必不可得也。今人之罵僕。必爲天下至陰險之人。然僕之被惡名。實自童年始。方年七歲。已受士女之青盼。十四歲。知人世之狡詭。好修飾。悅婦人。及弱冠。頗自愛。不敢爲非。然人皆謂我狡。不齒於君子。僕乃恨世人之負我。思所以洩我憤。於是陰譎日出。不自知其流於邪僻。僕之愚弗來姆鮑洛夫。歲必一遭。未嘗有失。此非僕之好與爲難。惡其得仁厚之名。而毀我實甚也。乃問余曰：僕以邪僻拘於此。君何爲者。試實告之。或能爲君解脫。余感其誠。語之故。琴金生揆度片時。以手加額。曰：爲君圖之。或不難也。

## 第二十七章

余爲同獄者。率皆狂悖。欲化導之。以此意告之。妻子皆言不可。曰：事必不成。徒自取辱。余曰：天下惟鳥獸。難以理喻。彼固人也。盡我分。力爲啟沃。不見納。非我罪也。

使同獄者爲親王華貴。則爲之懺悔者衆矣。顧性分甯分貴賤。見溺不援。余誠不忍。珠沉於海。則必起之。而況人之靈性言已出。及廣場。諸犯見余至。咆哮滋甚。故爲傾軋。余一不之較。切實開導。不爲洶洶餒懾。自是日必盡誠演講。而諸犯狂勢亦日殺。行之一星期。覺聞者心性漸次萌動。講場漸次肅靜。向者鬻爭之象。幾不復見。余乃叩其性之所近。勉以工作。購料製物。物成倩牢役售之。藉微利。稍潤囊橐。余復獎勵勸惰。彼知有利可圖。亦各就範圍。人各有業。心不外馳。而爭競之風自息。未及二星期。向之視若仇讐者。相處各存和氣。

由是知立法者。不可不規畫盡善。而法敝尤不可不改良。世謂嚴刑可以鋤佞。然用之不善。佞未必鋤。而刑罰所加。不免流於忍。傷和氣。設監獄以拘作奸犯科之徒。不有以教化之。幸而生出獄門者。習於羣惡。則後此之頑梗。必更甚於前。若是監獄者。乃長奸之地。非作法之良也。今歐洲列邦多有設改過所。以居罪人。故罪人日少。設修省所。以養善人。故善人日多。而風俗因之清純。國運因之隆盛。然則羣治之精微。

及刑法之妙用。於吾人皆有密切之關係。不可不討問也。凡人各有自保生命之權。有人於此。欲殺我之兆已陳。則必先殺其人。以保一己之生命。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可厚非者。顧法律貴平。不許人以財產之微。沒人生命。今使與人約曰。竊馬者死。則是比人於馬。不平實甚。付之公論。斷不能以私約之謬。破持平之法律。故約之不平。必不承於公共。爲以細故滋大罪。以小信亂大法也。是非取之公論。不平之約。起於一二人。卽推之百千萬人。其爲不平如故。集百萬之圓周。不能結一方體。故世人不得以勢迫刑驅。強萬口以是其所謬。此心此理。無間於賢愚也。

未開化之野人。保其天賦之良。亦能協和羣族。無有詐虞。其有獷悍者。得之於遺傳。非天性也。撒克遜人種。以勇毅剛強。榮於世界。考其先烈。禦侮則趨捷無前。安居則少經殺戮。蓋社會進步之時。武功文事。漸積漸盛。鮮有以私人微罪。置之大辟。迨後生事日備。機械以乘。政治日老。法網斯密。而立法行法執法之權。操之豪貴。小氏重手並足。幾無容身之地。大抵財愈多。氣愈餒。而防寇之術。殺人之心。亦愈甚。試稽罪

册。我英國按年作奸之數。逾於全歐之半。其爲用刑之濫歟。抑民氣之果不靖歟。要之二者互相應付。未可偏誣。設刑律以治罪人。尤宜視罪之大小。輕重其刑。若以同等之刑。加之不同等之罪。是用刑失當。不能昭信於民。故刑不中。則罪人多。罪人多。則刑法更密。上下交賊。而國家和平之氣日削。是事刑者之徒知補偏救弊。未得治本馭繁之術也。余願爲民上者。慎勿日出刑條。以待罪人。慎勿禦下過酷。致生暴動。慎勿囂華妄人。必使有用。慎勿藉口治公。以參私意。正朝廷。分百官。將以保民。非以賊民。萬民之心性。如百金之質。貴在陶冶得宜。美惡雖分。實無廢物。彼苦於刑者久。必有洩憤之時。則以出爾反爾之故。而國家因之不靖。則發其端者何人。吾人之生。耳目心思。初無差別。上智不多。下愚亦少。善惡之心。盡人同具。故治民以誠。而民心不動。民德不興者。未之有也。

## 第二十八章

自余入獄既半月。未得娃禮維亞一省。思之切。乃強之來。形如骨立。色若死灰。余大

驚慰之曰。汝來甚慰余望。願何病之深也。將以余陷於此。乃憂傷若是。余與汝生死相繫。汝須祛煩愁。保身體。樂趣猶未少也。娃禮維亞曰。兒罪孽深重。陷父於此。不應得天倫之樂。不如速死。大人愈愛兒。愈重兒之過。願勿以不肖爲重。自免以乞湯海爾。速離毒獄。則兒或不至於死。余曰。不可。賣女以偷活。余死不爲。獄中雖苦。余自以汝不死爲樂。且可以阻溺汝者之重娶。

娃禮維亞既去。琴金生曰。君誠果決。然以一人之故。致蓋家弗甯。女公子之悲戚可知。病烏得去。且夫婦貴和。今權力不屬。必欲間其所和。而強合之以意之所不欲。適滋其害。君何不達。余曰。君未知湯海爾之驕橫。毋論其乞憐必無效。卽有效而轉余於華麗之鄉。余亦弗願。娃禮維亞一日不死。余將白其事於大眾。渠必不得行正式之婚禮。且阻其後。此悖謬。使余不忍獄中之苦。貿然乞憐。許其重娶。則余女負冤以死。是余不義不慈之罪。不幾上通於天乎。琴金生曰。僕觀女公子之病。已劇。君不速出獄。必不保。湯海爾之從父。寬仁聞於國。力能命令其猶子。君若密陳其顛末。將不

三日而君父女之沈寃可以雪。余大韙之。乃假筆墨。詳述其事。付之郵。去四日不得報。余知以素不相謀者。託人骨肉。必不得直。希望遂絕。

余妻以女病日增。往來殊慌促。嗣是每報增危。至於絕命。余格於例。不得出獄一視。慘痛悲傷。至不可遏。而臂創因之加劇。琴金生與幼子慰藉備至。笛楷曰。阿姊脫却凡塵。上登樂界。大人何戚爲。盤爾曰。苦而生。不如樂而死。阿爺何反悲之也。琴金生曰。生死各有苦樂。何必妄滋評議。君向之果執不撓。爲女公子地耳。今不幸物故。則宿怨前愆。可以脫略。似宜釋恨於人之惡君者。速離牢獄。則生者安甯。死者亦瞑目。余曰。上天有知。余有何恨。以地位而言。彼固隸於余之牧治。彼誠惡余。若以余之故。翻然悔改。余且煦愛之。甯復計前事。君言宜若可行。使渠知老夫體天以待人。不存悻悻也。琴金生就余言。略修其辭。畢。命毛習史往投之。傍晚歸曰。及其門。門者拒之不納。適湯海爾出。呈之。湯海爾讀畢曰。欲我保釋。何遲遲至今。今則無及矣。且信仰不專。烏能成事。乞憐於我從父。不得報。乃及於我。我以婚期促。不暇理此事。後有告

白。逕投於我總管。勿復擾我。既而曰。君家二姑娘。聰明和順。能會人意。如必欲釋。得二姑娘之懇求。或可得耳。

余謂琴金生曰。如何。彼迫人於危。惟欲是逞。蓋欲死我也。余苟溘先朝露。以二三至友之餘情。則寡婦孤兒。或不致隨余而死。言次。余妻倉皇入。顏色慘變。噤不能聲。似有非常之禍。隨後一同獄者之妻。至。余曰。一女死。尙有餘子。何驚惶若是。余妻咽聲曰。死我矣。！沙灰。！沙灰去矣。！被盜劫矣。！余驚喪不知所爲。琴金生曰。果然耶。沙灰姑娘乃被劫。余妻大哭不能語。隨來之婦曰。適與夫人姑娘散步。纔出村。及大道。瞥見大車驟至。車中一人下。衣裳楚楚。挾姑娘登車。叱禦者策鞭疾馳。俄頃卽杳。余大慟曰。一女死。謂可以自聊者。猶有一女在。今一女又遭劫。哀痛之深。甯有逾於此。是余雖鐵石人。不由不心碎。何物狂徒。喪我若是。天乎。天乎。余妻曰。丈夫勿過悲。當茲大戚。我之不死。實爲君。君如不測。我亦不能活。

毛習史曰。大人且稍安。或天不絕人。猶有可以自慰。余曰。創鉅痛深。何事可慰。汝欲



余向墓道中索慰藉耶。毛習史曰。今茲得喬奇信。可以博大人歡慰。余曰。汝言喬奇耶。渠亦知家中顛沛耶。余甚喜渠居於外。得免茲大阨。渠今若何。毛習史曰。大哥遭際極佳。據所述。深得將軍委任。得間即可擢任少佐。余妻曰。確耶。渠安乎。曰。健甚。大人試閱其稟。當歡慰欲狂。余妻曰。此信果由渠發耶。曰。不由渠。由何人。以大哥才藻。稍資憑藉。後此事業。詎可限量。我家可以興矣。余妻曰。是則天之佑我深矣。我之信。彼幸未接得。顧余曰。我以憤激甚。曾將慘毒之狀。詳示喬奇。謂渠苟有人心。當速歸。爲乃父乃妹雪此大恨。今渠不歸。此函必未遞到。天仁殊可感也。余駭曰。汝誠誤事。天恩詎可倖邀。使不幸喬奇從汝教。汝母子不幾貽終身大戚。余苟不活。喬奇之仔肩甚鉅。汝何昧昧。毛習史曰。乞大人少歇。容兒讀喬奇書。書曰。

兒自從戎以來。軍務傍午。未得少閒。茲特撥冗繕稟。藉修孺慕之忱。意我父母杖履優游。闔家歡聚。心安身泰。無辱無驚。而兒之書。尤足以增父母之歡心。博弟妹之笑語也。本營移駐之舉。以事中止。將軍紆尊就卑。遇兒特厚。介於同寮。

咸示優容。浸浸有擢陞之望。近又與某女士友。昨且與之踏舞。紅葉時題。赤繩將繫。東隅絕望。桑榆可收。自憐猶堪自慰。獨是頻年落拓。戚友多疏。檄牘橫陳。不得親朋一字。而家書之不我與。尤悶事也。娃禮維亞與沙灰下筆千言。未嘗稍滯。乃鱗視手足。金玉其音。果爾。直無義無情之女子。雖有才貌。無足取也。望之深。不禁言之過。而同胞之義。不敢稍疏。惟父母直詔之。毋致有間。軍次惟謹。弗勞慈繫。喬奇上。

余曰。待斃之人。得此聊足以自慰。渠果能養母教弟。重振家聲。余得安於死矣。言未已。忽聞嘈雜聲。鎖鍊聲。自遠至。既而獄卒引一人入。血染周體。綆巨錄。架重拷。狼狽之態。不堪入目。密視之。駭極欲仆。蓋犯人非他。卽喬奇也。大呼曰。喬奇！喬奇！汝何來。何爲。至於是。噫。汝亦至此。余死必矣。！既又氣阻咽聲曰。余方謂汝仕於外。可以脫苦厄。乃亦負巨創。服重刑。就死於此。余老病彌留。何堪重楚。豈隱慝滋甚。於將死之前。坐視親生先我死耶。何其賊我者之深也。喬奇曰。大人困頓如是。詎可重傷。

兒自不肖。罪罹大辟。生不能養。死有餘辜。雖遭人世至殘毒之刑罰。亦不爲過。余曰。何至若是。以汝誠謹。乃有僻行耶。喬奇曰。軍次得母親示。憤不能制。卽歸。欲厚懲湯海爾。作函與之約。不報。遽遣悍奴四。要刦之。兒怒。拊其一人。重創將死。旋亦被執。遂至於死。余歎曰。余不久於世。汝又罹不赦之條。父子同盡。亦可以却懊惱。願君子死。不可無禱辭。且招集同獄。聽余將死之言。不枉我周旋之雅。有負於天。

## 第二十九章

禱辭畢。羣人退。獄卒迫喬奇就別牢。喬奇慘然去。余復倒臥。死心塌地。弗望延生。未幾。琴金生欣然入。曰。適聞沙灰姑娘。偕某士人。遲於鄰村。不知確否。獄卒至。亦語之。俄。毛習史趨入。大聲曰。沙灰與白慊爾歸矣。

沙灰偕白慊爾入。容光煥發。歡聲曰。阿父。兒得白先生之援。脫虎口。白慊爾精神奕奕。遽接余吻。意甚真摯。余曰。白慊爾君。老夫顛沛孤窮。不幸與故人遇於此。不堪之地。往者蒙君推愛。以老夫不辨賢奸。至於開罪。日夜私訟。無地自容。詎所視爲可交。

者。乃陷余於死地。蓋自別君後之潦落。不能爲君道一字。白慊爾曰。君勿過悲。僕於爾時。逆料君將不免於危。以位分涉嫌。不敢以未然之禍。強聒君耳。祇深歎君之不自省耳。余曰。拒賢親佞。咎皆自取。君之德。沒齒不敢忘。乃問沙灰曰。汝何幸得白先生之援。且刦汝者。何人。

沙灰曰。劫兒者。不知何人。兒被刦。呼援莫及。入大車。車駕駟馬。馳騁若奔電。盜挾利刃。凶悍如猛虎。兒憤不欲生。力張車幔。隨途乞援。皆弗應。盜盛怒威逼。禁弗聲。惶恐間。遙見白先生。執杖徜徉。兒復振聲直呼。白望聲叱車止。車馳更驟。勢若弗及。詎一剎那間。白先生已及車。擊御者於地。車止。盜怒詈。挺刃下車。欲與鬪。白奪刃駢折之。若拉朽。盜驚狂逸。追之不及。返。惟時御者踉蹌始起。被巨創。圖逸不得。強之返車。中途不堪再役。乃易御以歸。若白先生之俠義英豪。真絕有也。

余曰。絕處逢生。是真大幸。乃語白慊爾曰。恩無不報。小女子疊蒙大德。余當使之事君。君善視之。以渠德容兼備。亦足以配高才。此非老夫之誇言。想君亦知之有素。白

慊爾曰。長者不虞鄙人清貧疎率。何德以承女公子之豔福耶。余曰。君母過謙。以位分而言。爲沙灰相攸。莫如君。老夫不能備資嫁女。彼視資而娶者。我女將不得人。以君英賢邁世。非沙灰亦弗能當也。

白慊爾弗答余言。遁其辭。問獄卒曰。膳已備否。曰。備矣。曰。促取之。肴維嘉。酒維旨。我將饗善人。毋失之簡。顧余笑曰。略備小食。爲君解愁。俄。盛筵入。假桌盛設。肴核精美。器用光華。白慊爾興致勃勃。指揮獄卒。如治家人。余頗異之。爲招琴金生同席。

沙灰知喬奇在獄。急欲求見。余爲先述其情狀。乃命獄卒取之來。白慊爾曰。來者非名喬奇歟。余曰。然。喬奇至。見白慊爾。羞縮若不敢進。余曰。喬奇不意萬死象中。得一線生路。白君造福於余家。汝當感荷。沙灰曰。白君力出妹於虎口。大哥何不與之接。英雄相遇。宜必互有憐恤。不進何爲。喬奇趨起如故。愧悚滋甚。白慊爾默視良久。正色曰。來。孺子殊莽。已所視爲難堪者。人亦不能受。汝當憶余前日之言。欲殺人而自危其身。抑亦何值。試問爲惡人之羽翼。與操刀殺人者。有以異乎。勇於私鬪。而曰吾

以鋤暴。汝將何以圓其說。

忽牢役入。語白慊爾曰。某君駕車率從俟於外。乞進止。白慊爾曰。囑渠靜俟。吾猶無暇。余曰。君果何人。所言似未悉。喬奇衷況。渠所爲實由母命。乃示之信。白慊爾目略一顧。曰。似此。猶可恕也。遂執喬奇手曰。君以我至此爲異乎。我固嘗至此。以廉桎梏者之或有不平。往者微服潛行。深荷而翁錯愛。今當力爲平反。劣姪制行狂悖。授禍於君家。吾已命之俟於外。少時可以雪君冤憤。又語羣人曰。今日隱蹤盡露。不必以假面目對諸君。僕非他人。即勳爵惠烈姆也。

羣人聞言驚喜。沙灰陡悟貴賤懸殊。怛喪欲涕。余妻追憶往事。跼促若弗能容。曰。往者不知貴人蒞寒家。妄肆悖謬。氏之罪不容恕。惠烈姆曰。爾時互有意氣。君家皆善人。我誠樂與之友。若猶存芥蒂。今日亦不來矣。所不欲恕者。乃刦人被逸之徒耳。我以追捕速。不暇詳其形。沙灰曰。汝能記憶乎。沙灰曰。僅憶其額有大癥。其他亦不審。琴金生曰。渠非紅髮乎。沙灰曰。然。琴金生問惠烈姆曰。渠腿長乎。惠烈姆曰。我烏知。渠

行速於我。狠悍可知。以意度之。必長腿。琴金生曰。是必鮑司德也。捷足聞於國。紐開史之役。以趨捷勝敵人。我知此人審。且詳其居處。若以二人假我。我爲勳爵擒之。惠烈姆許可。召監獄長問之曰。汝知我乎。曰。勳爵功蓋全國。盡人所知。何況小人。曰。然則速遣二人。隨琴金生爲我緝捕。脫有誤。我負此責任。獄長應命遣之去。笛楷盤爾自外至。盤爾逕投惠烈姆。抱頭接吻。余妻欲命之退。惠烈姆止之。置於膝。戲之曰。小友。狡猾如故。乃不忘老友白慊爾。笛楷。汝何不進。客氣耶。言已。出糗餅分給之。調弄狎暱。一存舊態。既復就食。余以臂痛。舉動若有掣。惠烈姆曰。我能療君臂。乃書藥品。購而敷之。痛若失。食未畢。湯海爾復遣人請進止。且謂有稟白。惠烈姆曰。可。

### 第三十章

湯海爾入。歡顏承其叔父。欲修家人禮。惠烈姆毅然曰。止。詎修省小節。可以掩巨惡。汝很心辣手。匿毒友人。陷人父。刦人女。怙惡不悛。肆譎用武。乃欲置人於死地。湯海爾曰。叔父受讒於人。強入人罪。乃不容姪一置喙耶。惠烈姆曰。汝言誠是。汝惟妄用。

聰明。斷喪先德。我自衡鑒。不惑人言。苟有說明白之。不汝抑。湯海爾曰。姪自問所行。無有不合。初慕娃禮維亞姑娘清德。與之友。君子之交。未嘗及亂。匪徒造謗。謂有不明。姪懼流言之污。及於彼此。爲造其父。自此屈抑。渠父不察。惡詈萬端。而姪之冤。乃不白。至陷獄之故。據經租者言。彼頑梗敗約。抗不付租。以至於此。姪以事有專責。不敢以私廢公。且難於越俎。究其詳節。叔父可問諸經理之人。惠烈姆曰。汝言甚辯。願縱役虐人。未免太忍。湯海爾曰。姪曾規勸於先。乃負固者不省。下人多能證姪所言。待人若此。自問無虧。今若以叔父之力。免其負。姪亦願也。然遇人太厚。適長人驕。效尤者衆。弊病叢生。姪之身家。將漸逼於危地。奈何。迨後。喬奇示約。不言何因。欲置姪於死。而姪之家人有被巨創。命已垂危。姪雖不肖。若畏強禦。蜷伏不動。一任賊我者之鬻割。叔父亦必弗許。避死不可。逃命無從。不得已而求治於法。姪以爲未嘗過也。

湯海爾言辭英銳。余以無證。無隙可乘。頗用中懾。余妻曰。汝逞辭鋒。不計公道。將強



我子蝮伏。任汝鬻割。不較耶。勳爵神明。必能伸我屈。喬奇敦篤。未嘗害人。惠烈姆曰。此非所以辯護。我固能理其事。賢郎力具兼人。創人屬實。非虛語也。

琴金生率二卒押鮑司德入門。曰。左證至矣。湯海爾驚見二人。驚惶駭震。面色如土。若將遁避。琴金生笑曰。親賢遠佞。是謂大人。顧君子不忘其舊。僕與鮑司德事君久。無庸羞也。顧惠烈姆曰。此人於途中已悉供其隱。謂渠承湯海爾委任。易服假車。劫沙灰。藏之僻地。且用威逼。湯海爾則繼之往。佯爲適遇。爲驅其強暴。意謂若是可以馴服遇救者之心志。入我範圍。而恣我操縱矣。

惠烈姆大怒曰。蝮蜴毒人。亦無是甚。汝固欲就治於法。左證若此。汝烏能逃。湯海爾曰。是二人言。不足爲證。乞叔父集姪之家人問之。惠烈姆曰。賊子。何得尙有家人。顧不推問。不能服汝。乃召其總僕問曰。汝嘗見此人服汝主人衣。與之同處乎。僕曰。習見之。且常爲主人多致婦人。湯海爾曰。無誑。僕曰。主人推問。不敢有誑。小人有擇主之權。甯不能辨賢佞。琴金生謂僕曰。試告勳爵。我爲何如人。僕曰。娃禮維亞姑娘被

刦之夕。成其事者。君亦與之。惠烈姆曰。不意汝亦黨於彼。任此的證。然則刦之者。何人。僕曰。公子自致之。琴金生爲招牧師。行婚禮。琴金生曰。不敢飾辭。招牧師。主婚禮。湯海爾初謂多事。僕強爲之者。惠烈姆歎曰。奇哉。暗無天日。令人髮指。茲罪無可貸也。顧獄長曰。我將役用琴金生。爲我寬其械。長官有問。我自當之。復問余曰。娃禮維亞何在。取之來。一究委屈。余曰。勳爵問及。余實痛心。將述陳。復經奇遇。

愛利白洛突然至。環視同室。駭異若不知所措。既乃語湯海爾曰。君來此。何不關白。辟立姆洛史於我兩人。皆有情愫。我渴思之。欲求一見。以不知渠陷於此。失我探問。君與勳爵到此。必有所爲。願避我何意耶。惠烈姆曰。姑娘將以渠到此。爲存厚意於辟立姆洛史耶。人面獸心。陷人於死。乃悉以事之顛末告之。愛利白洛歎曰。天乎。不圖狼子野心。味良若是。我幾步娃禮維亞後塵。同落奸人之局。自我別喬奇。湯海爾時來相接。既稱喬奇。升甲必丹。已結婚。偕新婦。旅游美利堅。我以宿願不成。且鑒其誠。密爲契洽。周旋日久。察其人似可以託終身。乃約期會於姪氏。明日卽所約之。

婚期也。吾父攜我就婚。倅於途。暫憇逆旅。適遇盤爾。始知渠家陷於此。請之吾父。來此探候。吾父猶弗善也。詎至此乃得此駭聞。余妻曰。奸人陰譎。甯有一真。喬奇不升官。不娶婦。不旅游。渠且謂不得姑娘。甯終身鰥耳。愛利白洛就喬奇握手大哭曰。好事多磨。遭此奸棍。我方恨君寒盟。君乃用心若是。我非君。終不嫁也。惠烈姆曰。汝兩人情投意合。真堪夫婦。不嫁不娶。非禮也。我當語兩家老人。玉成汝事。

毛習史驟出。如旅館。招惠爾毛脫。湯海爾憤懣羞愧。不能復制。強顏謂惠烈姆曰。姪今日爲衆口所不容。叔父又不爲姪留餘地。姪亦不敢再求蔭庇。叔姪不和。皆外人所致。愛利白洛敗約。聽之可也。惟其粧奩財產之契書。早經姪簽押。物各有主。姪雖失妻。他人不得染指我一物。惠烈姆經此疑難。未及裁決。愛利白洛問喬奇曰。君意若何。財產雖去。我尙能以十指助君。喬奇曰。我重爾。非重財也。爾亦不因財見重。財多性薄。惟無財乃能見真意。我固樂之也。

惠爾毛脫至。曰。婚事自當作罷。願巨資坐失。甯得謂平。情已。情致頹喪。若不勝悲。惠

烈姆曰。君重物輕人。不及賢女子。遠矣。彼方謂財亡可以得真意。喬奇才高意廣。非長貧賤者。我以渠父之交情。無不力爲區處。富貴不難致也。惠爾毛脫曰。我女傾心喬奇。終始弗渝。我必不梗其志。將以餘資。稍潤其奩。君亦非食言而肥者。辟立姆洛史雖窮。若得復其已失之財。而以六千鎊給我女者。婚事即可行也。余欣然允諾。喬奇與愛利白洛互傾愛敬。喬奇曰。事成絕望之餘。福至窮途之日。此情此致。更可樂也。愛利白洛曰。君得窮妻。不改其樂。我雖惑於騙。失巨資。猶得償宿願。事賢夫。滋可幸也。湯海爾怒曰。我得享汝兩人所不能有。幸更大。樂更多。琴金生冷語。儂人曰。未必。未必。此事當更求歸宿。顧惠烈姆曰。若公子而亦已有妻者。則愛利白洛之財。爲應得乎。惠烈姆曰。有妻而取人奩。是盜也。烏乎可。曰。然則公子必不能有此資。渠固有妻者也。湯海爾叱曰。狂賊。我何嘗有正式之妻。琴金生曰。勿妄言。君當知老友琴金生非誑言者。靜俟片時。賢夫人至矣。言已出。湯海爾曰。狂賊驕肆。乃以童騃視我。失實者。必坐之誣。惠烈姆曰。此人行止乖張。出人意外。余曰。此去或自有故。公子

誘人多。被誘之家。未必顛預盡如老朽。計必有密自防制。以爲後盾。余自娃禮維亞死後。萬慮俱灰。如其存。今日猶得以謀轉圜。

琴金生返。引一女置於余懷。視之。娃禮維亞也。余爲狂喜曰。女未死耶。琴金生曰。是爲君親生賢女。亦同室諸人所歡迎者。又謂湯海爾曰。是非君夫人乎。婚約在此。無可誣也。乃以一紙授惠烈姆曰。諸君於此事。必有不解。僕與湯海爾交最久。遇有漁色。惟僕是任。以爲能事也。及娃禮維亞至。湯海爾囑僕製贗婚約。飾僞牧師。僕知其清白家聲。不可以厚玷。又不便梗主人命。爲特設真約。且密藏之。以待後效。余曰。君意殊可感。顧當余困憊之時。而以女死相誑。何也。曰。此出於一時權宜。非故爲欺誑。君非湯海爾保釋。必不能出獄。而君以愛女故。不爲遷就。內無制禦。外無助援。則君女生。君將終於獄。用譎。正所以全生。非得已也。

湯海爾五體投地。乞惠烈姆寬釋。惠烈姆怒叱曰。賊子邪僻。敗我家聲。擢髮之罪。不容於死。我以投鼠忌器。貸汝一命。娃禮維亞爲汝賢婦。汝遇之。當存和厚。我將以存

於汝者。三之一。與之。汝若敦行修慝。則其餘我亦不吝。湯海爾足恭稱謝。惠烈姆曰。毋庸謝去。遣我家人之能事者來。我有所使令。

湯海爾既出。惠烈姆即以家人禮接娃禮維亞。羣人亦迭次慶賀。獨沙灰色有不愉。惠烈姆笑視羣人。餘勇復賈。語余曰。今日所爲。似能各償志願。而其功胥由琴金生。有功者。不可不報。君若引爲坦腹。我當以五百金贈沙灰。沙灰汝意云何。得壻若此。不爲辱矣。沙灰依其母。作色不答。惠烈姆曰。琴金生貌美才多。汝父汝兄。受渠大德。加以五百金之產。亦不爲貧。汝乃不願嫁耶。沙灰憤聲曰。父兄受渠大德。我豈不知。顧境地雖窮。未聞以閨女自由之身。純一無雜之志。而爲世俗酬恩之物者。斧鉞雖加。不能奉命。惠烈姆曰。而翁固欲以汝妻我。汝所謂自由之身。純一之志。爲不能忘情於白懽爾耳。固我之知己也。言已。遽前傾抱。喜開眉宇。曰。我頻年閱歷。略有時名。求之女子。足以愜我意者。卒不可得。汝德容才性。邁世軼羣。眞吾妻也。願語琴金生曰。女子性定志堅。不可以奪。非我不足以有其身。君之功。不可泯。明日如我邸。我當

以欲贈沙灰者。贈君。於是羣人鼓掌。笑語相承。室滿歡聲。春迴黍谷矣。惠烈姆之家人至。車馬衣服咸備。余夫婦率衆先行。及旅館。盛筵已列。僕從如雲。既撤席。余以一日之內。一身之間。戚樂悲歡。各極其致。奮起突落。不能安神。辭衆先退。羣人猶興高采烈。狂舞酣歌。不知其何時止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日俄戰紀全書

洋裝四巨册  
定價五元

日俄戰事。關係東亞大局。是  
編自開戰迄講和。凡海陸戰  
事。及關係戰事之政策邦交。  
無不備錄。區分門類。凡十餘  
種。寫真圖畫。皆關涉戰事之  
人物狀況及戰爭樞要之地  
理。真洋洋大觀也。

壬八二八號

戊申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再版

(雙 駕 侶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原 著 者 英 國 格 得 史 密 斯  
譯 述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譯 所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安 慶 長 沙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是編首列中華民國全圖次各省分圖次內外蒙古圖青海西藏圖共計二十五幅採最新測繪之中西地圖參互繪各省區劃均按最新析置校讎精審鏤刻明晰此圖

# 中國新輿圖

洋裝巨冊  
定價五元

為近今地圖中最新最詳之本凡鐵路商埠航路電纜無

不詳細載入圖旁又附省城街道圖一覽瞭然尤便檢查

紙張堅韌印刷鮮明尤其餘事採購諸君祈為幸